

大河

著 塵 白 陳

行 刊 社 版 出 益 壽



九之叢劇史歷益羣

大渡河

著塵白陳

社版出益羣

羣益歷史劇叢之九

大渡河



著者 陳白塵

刊行者 羣益出版社

刊行期 三十五年五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1-2000)羣(1032)

· 分 幕 ·

第 一 幕

.....七

第一場：太平天國前一年，即清道光三十年，某日，桂平縣白沙地方，道旁。

第二場：同日，白沙石達開家。

第三場：數月後，石達開家。

第 一 幕

第 一 幕

.....四五

第一場：太平天國二年，即清咸豐二年。

第二場：某日。武昌，巡撫衙門。

第二場：同日。武昌，韓寶英的住所。

第三場：同日，巡撫衙門。

第三幕

第一場：太平天國六年，某日。天京，（即金陵）翼王府。

第二場：次日，翼王府。

第三場：一月後，甯國，軍中。

過場：

第一景：數日後。天京，天王宮前。

第二景：又數日，天王宮前。

第三景：又若干日，天王宮前。

第四場：又若干日，安慶，翼王軍中。

第四幕

過場：

第一景：太平天國七年，江西吉水，翼王軍帳中。

第二景：太平天國九年三月，湖南永州，翼王軍帳外。

第三景：太平天國九年七月，湖南寶慶，翼王軍帳中。

第四景：太平天國十年，廣西慶遠，翼王行營。

第一場：太平天國十三年，一月廿五日。雲南東川，行營內。

第二場：次日，行外營。

第五幕

第一場：太平天國十三年，四月，廿六日，大渡河邊。

第二場：同日，夜間，翼王軍帳中。

第三場：次晨，大渡河邊。

第四場：數日後，大渡河沿岸，老鴉漩，翼王軍帳中。

· 人 · 物 ·

石達開：翼王，年約三十。（第一次出場年卅二，下依此。）

楊秀清：東王，年三十餘。

韋昌輝：北王，三十餘。

李以文：即後日之李秀成，三十餘歲，後封忠王。

楊輔清：輔王，東王弟。年三十。

劉承芳：四十歲，初爲達開家西席，後授翼殿尙書，再後授丞相。

項裕新：三十餘，初爲達開家武教師，後授翼殿指使。——參護長。

馬德良：翼殿掌書，後授翼殿戶部尙書。

韓寶英：年十五，翼王所收女弟子，人稱韓姑娘，後嫁馬德良。

韓父：寶英父，老農。

女使：寶英隨身女侍。

黃玉崐：衛天保，隨翼王入川之部將

陳得才：指揮，翼王部將。

李復猷：同上。

陳明官：檢點，翼王部將。

黃立英：總制，翼王部將。

陳肇江：同上。

余明喜：總制，翼王部將。

張志功：同上。

朱洪新：將軍，翼王部將。

余忠扶：同上。

蔡光遠：同上。

周學福：同上。

王智明：同上。

李定發：同上。

孫子安：軍帥，翼王部將。

吳德孝：同上。

侍衛甲：東王侍衛，即東王指使。

侍衛乙：北王侍衛，即北王指使。

李升：石達開侍僕，隨軍爲參護。

天使：天王傳旨官。

練勇甲：地主家奴。

練勇乙：地主家奴。

馬得標：桂平縣捕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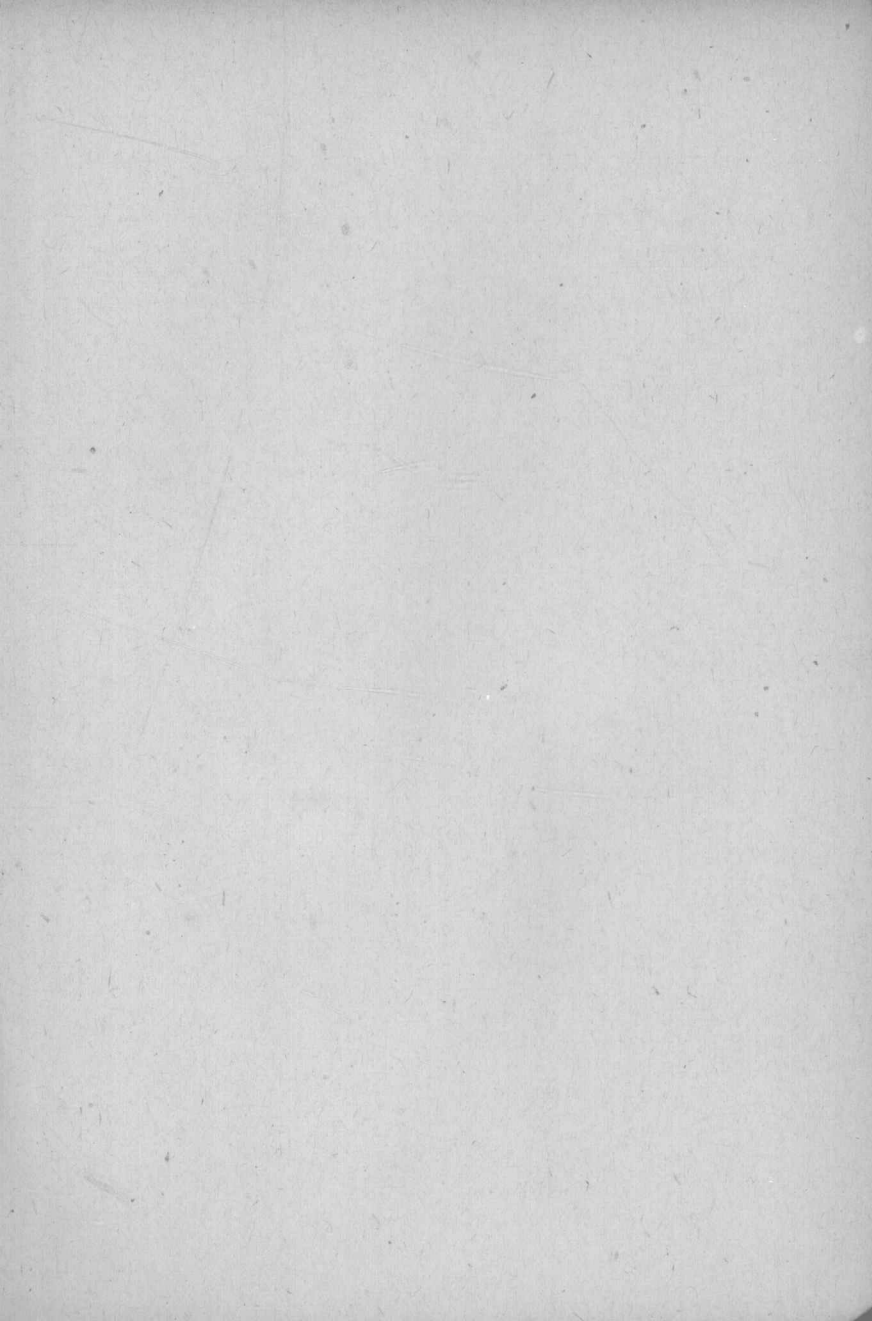
各王參護：若干人。

田千戶：土司。

大旗手：翼王掌旗官。

鼓手：翼王鼓手。

第一幕



第一場

清道光三十年，即太平天國前一年，某日。

桂平縣治，白沙地方，荒郊外，官道旁。

（石達開偕劉承芳，賴裕新緩步上。）

石達開……這幾年連年災荒，弄得草根樹皮都吃光了！真是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遙指）看，那成千成萬，扶老攜幼的人，不又在向外省逃荒了麼？

劉承芳：逃到哪兒去呢？

石：湖廣熟，天下足，而今，兩廣兩湖，無一省不鬧飢荒；這些散之四方的人，如果不想餓死，便只有挺而走險，流爲土匪強盜了！

賴裕新：這可就是官逼民反呀！

劉：官路上，說話當心！

石：百姓瀕爲盜匪，搶的還是百姓，被搶的再流爲盜匪，就無怪乎普天之下盜匪如毛了！

劉：前些時候，花洲一帶土匪，連雞蛋鴨蛋都動搶了！

賴：可是對待這樣搶雞蛋的土匪，動輒又用大兵來剿呢……

劉：用大兵來剿？

賴：可是老百姓怕兵比怕匪還厲害！

劉：唔？

賴：匪只是搶！兵來了，搶你而外，還要殺，照例兵是不打土匪，却殺老百姓算數的！

石：這叫做「災禍興，貪官肥！」做官的就乘着天災人禍，敲詐百姓，魚肉人民！可是在貪

官污吏的壓榨之下，小民可够苦的了！

劉：這是民不聊生了！

賴：可是這些綠營兵勇，除了壓榨百姓，能做什麼？見了土匪都逃了！

劉：綠營是如此腐敗麼？

石：前年爲了鴉片，英夷入寇中國，綠營兵不都是不戰而退麼？一聽砲響，就掩旗息鼓，聞

風而逃了！唉！天下承平日久，文恬武嬉，那里還能打仗！

賴：如今做官的只曉得升官發財，誰曉得打仗呢？

石：對了，岳武穆說過的：「文官不貪財，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矣！」可是如今，文官都貪財枉法，賄賂公行。武官都貪生怕死，尅扣軍糧，滿朝文武，都是這班東西，天下又安得不亂呢！

劉：石先生，這地方——

石：（旁若無人）所以，如今要有英雄豪傑，揭竿而起，必定是天下響應……

賴：石先生，你自己？——

石：（搖頭）……赤手空拳，焉能濟事？——但有數千之衆，只要義旗一舉——

賴：（驚）幾千人就成麼？

石：（微笑）綠營兵雖然號稱百萬，但一來散處四方，不相統屬，二來積疲已深，不堪一擊！更何況虛報名額，冒名頂替，所謂百萬之衆，不過三數十萬人馬，再除去老弱殘兵，真正能上陣廝殺的，至多十幾萬人罷了，以這十幾萬人分佈全國，則處處設守，處處不足守！所以如今只要有數千之衆，便可以揭竿而起！——

劉：石先生，有人！——

賴：是個小女孩兒？

劉：後邊像有人在追她。

賴：恐怕又是團練！

劉：（浩嘆）真是民不聊生！民不聊生！

（韓竇英狂奔而來，掠場而過。）

韓竇英：（跑着，叫：）爸爸，快跑！他們追來了！（下）

石：那時候，這些逼上梁山的盜匪，和無家可歸的百姓也必定聞風來歸，我看推翻滿清江山，簡直易如反掌！

劉：石先生！你果有此雄圖壯志麼？

石：（默而不言）……

賴：石先生，那末您知道上帝會的洪先生麼？

石：洪先生？

賴：洪秀全，洪先生。

石：聽見說過，可不認識，怎麼？

劉：聽說他創立了一個上帝會，如今正在我們桂平縣境——

石：但據說此人不過是個腐儒，專門以神道設教，恐怕是不足與謀的。

劉：另外還有一位馮雲山，和一位楊秀清却是……

賴：聽說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石：我也聽說過，馮雲山倒是個胸懷大略的英才，楊秀清據說却是個江湖上的人物。

賴：可是聽說他够朋友，講義氣，江湖上誰都敬重他。

石：唔？

劉：還有桂平縣的財主韋昌輝聽說也進了上帝會。

石：是那裕豐當舖的主人麼？

劉：當年捐過監生的。

石：倒也是個讀書人。

劉：那末石先生果真要圖大舉，何不與他們？——

賴：他們上帝會的人很多，連我們白沙這地方都有很多人進了會。附近桂平這一帶各州各

縣，聽說——

劉：當心！有人！

（韓父喘息奔上，爲山石所絆，仆倒。）

（練勇二人追上，手執短棍。）

韓父：哎呀！

練勇甲：（以棍擊之）跑！看那兒跑！

練勇乙：你抓住他，我去追那丫頭！

甲：快！她向那邊跑了。——哦，她跑回來了！（以肘搗之）等她過來吧，這塊肉跑不了啦！

父：（掙扎而起）寶英，你快跑呀！

甲，乙：（拳足交加）嚷什麼？

英：（奔回）爸爸！爸爸！——下許打！畜生！不許打，他犯什麼罪？你們這樣打他！

甲：犯什麼罪？——三年不繳地租了，拿銀子來。

英：這三年連年災荒，我們吃的都沒有，那來的銀子。

乙：沒有銀子有人呀！你跟我走！

英：那裏去！青天白日你搶人嗎？

乙：我就搶你！（拖走）走！

父：我求你們：別拖她，別拖她！

甲：（踢倒他）去你的！

英：畜生，狗！（掙扎）

甲：（挾韓行）走！

石：（躍出阻之）住手！

乙：你幹嗎？

石：將她放下！

乙：你憑什麼？

石：你們憑什麼強搶良家婦女？

乙：就憑我要搶？

石：我不許！

甲：噫！這位先生少管閒事吧！這韓老頭兒欠了我們家老爺三年的租……

劉：你們家老爺是誰？

甲：我們家老爺就是桂平縣裏數一數二的大戶趙老爺！

劉：（視石）石先生！

石：不管你家老爺是誰。欠租還租，怎麼強搶良家婦女？

甲：欠租還租？他還不了租哇！

父：這三年鬧災荒呀，老爺！

甲：再說，這也不算搶，我們老爺看中了這孩子，要她去當丫頭，說不定過兩年收進房，不是享福了嗎？

石：胡說！

乙：走！跟他說什麼？

石：站住，我還你的租！

乙：怎麼？你給銀子？

石：你把人放下！

父：哎呀，老爺！

乙：要繳地租，到我們老爺那兒去！我們只曉得抓人！走！

賴：（行將動武）你放不放手！

（兩個過路人上。）

劉：給你銀子你不要？

乙：不放手怎樣？

賴：教你認識我。（當胸一拳，打倒在地。）

甲：你敢打人？

賴：就打你！（一脚踢倒，轉身再打乙。）打死你這奴才！

過路人甲：打得好！

甲：好漢請住手！

賴：還搶人麼？

甲：聽憑老爺吩咐。

石：好了，別打他，這裏是銀子，總該够他的租了。拿去！

甲：謝謝老爺。好了，伙計，我們走吧。有了銀子，回去也好繳差了。

父：（跪拜）謝謝列位老爺，救苦救難……

英：（行禮）謝謝老爺！

石：起來，起來，不敢當！

父：真是救命的恩人，來生來世變牛變馬也得報列位老爺的大恩！

石：老先生，不要客氣。怎樣，走得動麼？——賴教師，請你送他們回家吧。

父：不敢，不敢。我不能回家。這些畜生回去，恐怕不肯罷休，我這孩子還得送個地方去安

身。

賴：你打算送到哪兒去？

父：老爺，我家賣英，這孩子儘管窮，倒還聰明，也讀過兩年書，可是小的囊不活她，大家都說我們縣裏有一位老爺，大仁大義，周濟窮人。我想送她去那裏安身。就是當個燒火的丫頭也好，也免得這些畜生來囉呢。

賴：是那一家，我送你去吧！

父：就是石舉人，石老爺家。

賴：那位石舉人？

父：就是石達開——

賴：（大笑）哈，哈，這不就是石舉人麼？

父：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納頭便拜）原來就是石老爺。

（過路人大驚。甲欲開言，乙止之）

石：慚愧，慚愧，請起來！

英：哦！原來就是石老爺！

石：這孩子看來真聰明，好，既然如此，就跟我回去，讓我教你讀書吧。

英：（行禮）拜謝老師了。

過路人甲：（一見如故，大聲地）呀，石先生！你果然是名不虛傳的英雄！

石：（驚）閣下是——？

過路人甲：先請教這兩位是——？

石：這是舍間西席先生劉承芳，這是武教師賴裕新。請教——

過路人甲：這位是韋昌輝韋大哥，兄弟姓楊，叫楊秀清。

石：（大喜）哦！這才是當世的英雄！今天在路上相會，真是三生有幸，不知二位何以——

楊秀清：我們奉了洪秀全洪大哥的命令，特來拜訪。

石：哦，洪秀全先生——

章昌輝：石先生，此地恐怕不是說話的地方？

石：（挽楊章之手）請到舍間去，小弟爲二位洗塵。

第二場

同日。

石達開書室。

（石達開，楊秀清，韋昌輝正在密談。）

石：那末所謂上帝會，它的教義又是如何呢？

楊：上帝會拜的是天父上帝和天兄耶穌，洪大哥傳教時候還末說：「天下萬物，都是上帝所生所造，可是世人都忘了敬拜上帝，如今，天降災禍，大難就要臨頭了，凡是入會拜上帝的可免災難。」所以平民百姓都紛紛入會，如今這桂平，武宣，象州，藤縣，陸川，博白各縣入會的不計其數。

石：（沉吟）我們如今舉義旗，復漢室，是名正言順，應該行仁義之政以取天下，何必以神教惑衆呢？

韋：古往今來，及舉大義都每每以神道設教，這也是不得已呀！

石：可是，「子不語怪力亂神。」

楊：要起義就得要老百姓，要老百姓就得神呀鬼呀來一套，老百姓都貪生怕死，說要造反都嚇跑了，沒有鬼神，他們怎末肯來？

石：然則，我們就以鬼神治天下麼？

楊：不，我們除了洪大哥，還有一位馮雲山馮大哥。

石：哦，馮雲山我也久聞大名。

楊：馮大哥說，我們可以拿上帝叫老百姓來，可不能拿上帝當飯吃。

石：這是什麼意思？

楊：馮大哥對老百姓說：「進上帝會的都是兄弟姊妹，應該人人平等：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匀，無人不能飽暖。」所以馮大哥說：「能够這末做，才能打下江山。」

石：（首肯）「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這倒是大同之治的意思。上帝會能行這樣的德政，天下是不足平的。

楊：馮大哥還說，將來打下江山，要訂出一個什麼田畝制度！讓普天之下的人，都有田地耕

種哩！

石：哦！

楊：那末，石大哥，一句話：你答應了麼？

石：（驚）答應？

楊：進我們的上帝會呀！

章：洪大哥和馮大哥都說，沒有石大哥來共襄義舉，是難成大事的。

石：石某一介書生，算得什麼？不過要成大事，也決不是徒托空言的。

楊：那還要什麼？

石：人！

楊：人？石大哥，你要多少人？

石：如果是精銳之師，但有數千人就足够了！

楊：（大笑）幾千人？

石：怎麼？

楊：桂平，武宣，象州，籐縣，陸川，博白，這各州各縣的人都不算他；單是石大哥你住的

這小小的白沙，我們的上帝會就有六七千！

石：（大驚）什麼？白沙就有六七千？那所有的上帝會——？

韋：這桂平附近各州縣已經有了三四萬人。

石：（躍起）三四萬人？爲何還不舉義？

韋：一來糧餉不足，二來海內英雄還都散處四方，所以洪大哥馮大哥特地叫兄弟們前來要恭

請石大哥共襄義舉呀！

石：好！只要義旗一舉，我石達開決定率領劉承芳，賴裕新二位和全家投軍！這薄薄幾十萬

田產可以全部充做糧餉！

楊：（躍起）石大哥！你真不愧爲英雄豪傑，來！（倒酒）乾杯！

石：那我有所請求。

楊：請講。

石：如今盜賊蠡起，軍隊四散，兩廣空虛，我們要驅除韃虜，恢復漢室，這是絕好的時機！

韋：對！

石：我請求洪先生馬上起義！

楊：好，石大哥，乾！（飲）

韋：乾！（飲）

（韓寶英突奔入。）

英：（哭）石先生，石先生！你救我……

石：怎麼了？

英：我爸爸從這兒回家。半路上又被那些強盜活活的打死了！此間又來捉我……

石：打死了？（怒）這真是暗無天日了！

英：他們已經來了！要捉我！

石：誰敢到這兒捉人？

（桂平縣捕快馬得標上。）

馬：是我——哦，石舉人。在下是本縣的捕快馬得標。

石：誰讓你進來的？

馬：冒犯得很，小的是奉命來捉這孩子的。

石：到我家裏捉人？你可知道我也是桂平縣的堂堂紳士麼？

馬：是，是。

石：我這裏也可以隨便捉人麼？簡直是目無法紀！

馬：小的聽說這孩子並不是府上的。

石：她可犯了什麼罪？

馬：她父親欠了趙老爺的租。

石：我已經還了銀子，爲什麼還打死她的父親？爲什麼還要捉她？難道你們可以隨便草管人

命，隨便捕人麼？

馬：這個小的一概不知。

石：不知道就滾回去！我自己去見你們縣太爺，看他做的是誰家的官？

馬：是，是。小的是奉命差遣，還請石舉人高抬貴手。好，小的就告辭了。

石：快滾！

馬：是。（抬頭看見楊章）哦！這才是裕豐當舖的章老闆麼？

章：哦，哦，原來是馬頭目。

馬：（驚奇地看楊）是楊大爺麼？

楊：唔。馬老大，久違了！

馬：諸位在這兒有何公幹？

石：你是盤查我的客人，還是盤查我？

馬：不敢，不敢！

石：滾出去！

馬：是。（下）

楊：這傢伙有點蹊蹺，石大哥，很嚙嚇，我們告辭了。

石：怎末就走？還怕這班走狗麼？

楊：小心爲是，免得誤了大事。

韋：這是個貪財的小人，應該提防。

石：那末，我們的義舉——

楊：（以包袱授石）白沙這一帶的上帝會，也有七八千人，萬一有事，就請石大哥馬上派

賴裕新劉承芳二位就近指揮了。這是洪大哥送給你的幾樣要緊的東西，請你好好收起。

石：（驚喜）這是——？（要打開）

楊：就不必打開吧。——我們金田村那邊，有什麼消息，會飛馬報告的，再會了。
韋：石大哥，告辭了。

石：（握住他們的手，依依地。）讓我們早一點趕走韃子，光復山河吧。

楊：石大哥，等着吧，機會一到，馬上動手！——耳目太多，不要送了。

（楊韋下。）

（韓寶英仍在飲泣。）

石：（同情地）好孩子，別難過，你沒有家，這兒是你的家，我母親會照顧你，我的孩子會陪你讀書，你就永遠住在此地吧。

英：（哭）爸爸……………

石：（撫之）別哭，我陪你去殯葬你的父親。

英：（哭）我要報仇！

石：（悚然起敬）哦，殺父之仇焉能不報，好孩子，別哭，我替你報仇！

英：（驚）石先生，真的？

石：我替你報仇！

英：（撲跪石前）一生一世不忘先生的大恩。
石：（扶之）起來，孩子！

第三場

數月後。

景同前。

（韓寶英方就窗下讀書。）

（石達開侍僕李升抱石衣帽上。）

李升：韓姑娘，您在讀書？

韓：唔，李升，石先生呢？

李：老爺在院子裏舞劍哩！看，不是在那兒？

韓：哦，石先生還會舞劍？

李：我們老爺愛的是濁酒，做詩，舞劍——還有讀兵書。外邊人都說我們老爺是文武全才

哩！

韓：呀，劍舞得真好！

李：就憑老爺這把劍，敵得過好幾十人哩！

韓：哦，真的？

李：唔，韓姑娘，您快讀吧，老爺停會兒又要來考您的書了。（下）

韓：（讀，但心不在焉，時而起視院中。）……

（石達開短裝提劍上，抹拭劍鋒。）

韓：先生，您早？

石：竇英，你在讀書麼？

韓：是的，先生。

石：在讀什麼？

韓：史記。

石：哪一篇？

韓：項羽本紀。

石：哦，好文章！——你覺得項羽怎麼樣，竇英？

（石開始舞劍。）

韓：自然是個大英雄！不過——

石：怎麼？

韓：史記上說他：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以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學一人敵不成，去學萬人敵是對的。但學萬人敵的兵法，又沒學完，太可惜了！

石：（驚）可惜？

韓：項羽不愧爲英雄了，但他終於敗死烏江，也許是學萬人敵而不肯竟學的原故吧。

石：（止劍）哈哈！這雖然是你孩子的見解，却也有道理！上馬殺賊，下馬治天下，那才是學萬人敵的英雄本色！——可是竇英，你要學什麼呢？

韓：（胆怯地）我要學先生這樣。

石：學我？

韓：我要學先生這樣：讀書既成，再學萬人敵。

石：（大笑）哈哈！好孩子！好志氣！可是你要讀書，要學萬人敵，就不學這一人敵麼？

韓：學劍？可是我……

石：學萬人敵的咤叱風雲的英雄，也得先學這一人敵的劍呀！

韓：（悟）哦，那末先生是——？

石：如今天下紛紛，竇英，我不能讓我的寶劍生鏽呀！

韓：先生，你是說天下將要——？

石：（驚）猝未及答。） 噯，——

（李升奔上。）

李：老爺，前回來的那馬捕快又來了，再見老爺。

石：他又來幹嗎？

韓：馬捕快？

李：就是三個月前來捕你的那個馬得標。

韓：（驚）哦，他！？

石：說我不見！

（馬得標闖入。）

馬：石舉人，你既然在家，何必避而不見呢？

石：我就不見，滾出去！

馬：（笑）石舉人，你別動氣。小的又是奉命差遣，叫沒有辦法。

石：（大怒）少嚕嚇，滾出去！

馬：（笑）石舉人，你不能太不客氣，我是奉了桂平縣縣太爺的命令來的。

石：要你來幹嗎？

馬：（冷笑）石舉人，你自己做事自己明白，還用我說麼？

石：我石某家世清白，行爲磊落，我做了什麼？

馬：哼，桂平縣裏有人將你告下了。說你拒捕官兵，勾結上帝會的匪徒，圖謀造反！

石：胡說！有什麼證據？

馬：證據在桂平縣裏，縣老爺要小的來請你去一趟。

石：（大怒）你敢前來捕我？

馬：小的不敢，只是前來奉請。

石：那你替我滾回去！

馬：石達開，說話客氣點！

石：（拔劍）我的劍不客氣！

馬：（笑）石達開，我既來請你，也不會單槍匹馬來的，院子裏還有好幾個弟兄在等着你哩！

石：好！（以劍刺之。）

馬：（急以劍格之。）弟兄們，石達開在這兒！（退下）來呀！

石：（追殺出去。）……

（殺聲四起。）

韓：李升，你快去請我先生！（奔向內室叫）賴教師！賴教師！

（李升應聲奔下。）

（賴裕新提劍奔上。）

賴：怎末回事，韓姑娘？

韓：快點，馬捕快來捕石先生，來了一百多人！

賴：韓姑娘別怕！（向外奔去）石先生，賴裕新來了！（殺了出去。）

（劉承芳偕李升奔上。）

李：韓姑娘，劉先生來了。

韓：劉先生，怎麼辦？他們來了一百多人！

劉：別怕，韓姑娘，石先生是有武藝的！——李升，你快去鳴鑼集衆，叫各莊各村的上帝會都來助戰！

李：是（飛奔而下。）

韓：（奔向院子那邊窺探。）哎呀！……

劉：別怕，這裏只有十幾個人，有石先生和賴教師兩個人哩！那年來了一大羣土匪，也有好幾十人，石先生就單身匹馬，把幾十個土匪殺得落花流水哩！

韓：哦！——這又是什麼？

（鑼聲起。）

劉：是李升召集上帝會的人，在敲鑼哩！——你看，石先生雖在許多人重圍之中，但誰敢接近他？——看，挨近他的，就倒了！

韓：那一個是馬得標麼？

劉：對了，石先生正追着他殺哩！

韓：哎呀！他逃過來了！

劉：他招架不住了！讓開，當心他逃進來！

英：（又驚又喜）哎呀，他逃到這邊來了！（退）

（刀劍相擊聲近。）

劉：過來，韓姑娘！

（馬得標退到門口，石達開追殺不捨。）

石：（大叫一聲）去！（刺中了馬）

馬：（負傷倒地）哎呀！……

石：（一脚踢出去）去吧！（轉身再殺出去）

英：（驚喜莫名）哦！

（喊殺之聲大起。）

劉：上帝會的人來了！

（韓劉奔去窺視。）

英：哦，真來了！

劉：看，全逃走了！

英：（喜）呀，逃都逃不掉了！

劉：唔，韓姑娘，有酒麼？

英：做什麼？

劉：石先生愛的是詩和酒，快給他斟上一杯！

英：哦，這里有。還是前回楊先生來喝的。（倒酒）

劉：大杯！大杯！要滿！哦，韓姑娘，你正該敬他一杯酒了。

英：（忽地想起）哦，石先生是替我報了仇了，可是石先生闖下這樣的禍，殺了朝廷的官兵

這怎麼得了呢？

劉：這倒不要緊。

英：這海似的大恩，又叫我怎麼報答呢？

劉：石先生胸懷如海闊天空，那裏會施恩望報呢？你倒不要放在心上，哦，石先生來了。

（石達開提劍上。）

英：哦，先生。（獻酒。）

石：好，好，你。（投劍接酒而飲。）

英：（跪拜）先生，我不知道怎麼說才好，爸爸的仇是報了，你們……

石：孩子，起來，這是不足掛齒的。如今事不宜遲，劉先生，——

劉：石先生，你不打算？——

石：你領韓姑娘到後院去，請同家母和孩子們收拾一下簡便的行李，準備馬上動身。

（賴裕新上。）

賴：石先生，來的兩百兵勇，除死掉五十多人，其餘都被活捉了，聽候發落。

石：看起來。可不要殺害他們。先請賴教師去把白沙所有的上帝會徒，集合在院子裏，我有

話說。

賴：是。（驚喜）石先生，難道此刻就——？

劉：金田村那面的消息，石先生，這事體大，應該慎重才是！

石：我既殺死這許多官兵，難道還能忍辱偷生向皂吏手下討生活呢？

劉：既然如此，也得預先通知金田村。

（李升上。）

李：老爺，金田村送有緊急書信來，現在門口，聽候吩咐。

石：賴教師，請你將來信取來，李升去到地窖裏，把那包袱拿來，二位請便，事不宜遲了！

(匆匆下。)

(賴，李下。)

劉：韓姑娘，到後院去吧。

英：劉先生，我請問你，石先生是打算馬上起義了？

劉：(驚)你怎麼知道？

英：我是看出來的。

劉：那就快去後院收拾吧。

英：哦，我再請問你；劉先生，我怎麼樣才能報答石先生的大恩呢？

劉：石先生不會要你報答的。

英：可是在我，應該是知恩必報呀！

劉：石先生是白沙的富戶，他不愁衣，不愁食，起義了，他把一百萬家財都充做了糧餉，他會要你的什麼報答吧？

英：(沉思)我就沒有什麼可以報答石先生了麼？

(李升抱包袱穿場過。)

劉：請快走吧。

英：我沒有什麼收拾，你先去吧，（沉思）

劉：好，你來吧。（下）

英：（徘徊沉思）……

（李升上。）

李：韓姑娘，老太太在問你哩。

英：唔，我就來。——哦，李升請你回來。

李：什麼，韓姑娘。

英：我請問你，石先生他最喜歡什麼？

李：他呀，他喜歡喝酒，做詩，讀兵書。

英：我可一樣也不懂。

李：你問這幹嗎？

英：石先生缺少些什麼呢？

李：石老爺會缺少什麼呢？他有田有地，有老太太，有兒有女，——他的小少爺和小姐都五

六歲了，你不是見着了，他中了舉，連官都不想做，他缺少什麼呢？——哦，要說缺少，只好說缺少一位太太。

英：哦！

李：可是太太去世了三年多，老爺也不肯續絃。

英：哦！

李：老爺怕要來了，我去了，韓姑娘。（下）

英：（沉思久之）……

（石之歌聲從室內傳來：——

大盜亦有道……

詩書所不屑。

黃金若糞土，

肝胆硬如鐵。

策馬渡懸崖，

挽弓射胡月。

人頭作酒杯，

飲盡仇驕血。——石達開：題壁詩。）

（歌至末句，石易太平軍服，佩劍出。）

（鼓聲漸起。）

英：（大驚）哦，先生……

石：你還在這兒？

英：先生，您這是——？

石：孩子，這才是我們漢族衣冠！——你怎麼還在這兒？

英：（嚇喘）……先生……我……

石：你有什麼話說麼？

英：我想我爸爸和我，都受了您天大的恩惠，我應該向你報答。

石：（驚訝）報恩？孩子，我們的大仇未報，那有功夫報恩！

英：大仇未報？

石：滿族三百年的血海深仇未報！孩子，你如果要報恩，還不如隨我去報這積世的冤仇！

英：先生如能准許學生在軍中跟先生學書、學劍，學萬人敵，（跪）我願意永遠跟隨先生。
石：（喜）好孩子！你願意跟從我麼？好，你既有這樣的壯志，這一把劍本是我自己的，就贈送給你吧。

英：敬謝先生！（拜受）

（劉承芳，賴裕新易裝上。）

劉：石先生，諸事停當了。

賴：人馬都已齊備，這是金田村來的書信。

石：（閱信大喜）哦，這是天意如此麼？滿清的天下該完了！二位，金田村正在今天同時起義了！請立刻命令全部人馬，會合金田！

賴：是。

（室後幃幔徐起，只見舞台下刀槍如林。旌旗蔽野。）

（同時號角齊鳴，鼓聲大作。）

（石走至平台時，歡呼之聲震天。）

（幕落）

第二幕

第一場

太平天國二年（咸豐二年）某日。剛被佔領的武昌，巡撫衙門內。

（東王楊秀清衣王服，但極簡陋。與韓寶英在廳上辦理要公。韓伏案書寫，楊則或踞几案而坐，或跨欄干而立。）

（廳下歡聲雷動，鑼鼓喧天。）

人聲：東王楊大哥！東王！東王！你在幹嗎呀？

楊：（跳在欄干上。）老兄弟，你們在幹嗎？

人聲：要龍燈呀！你來嗎？

楊：好，你們玩耍吧！不許跟外面——老百姓搗麻煩，聽見沒有？

人聲：聽見了！

另一人聲：東王！我們過江到漢口玩兒去，你來不來？

楊：到漢口玩兒？我不空呀！

另一人聲：你忙些什麼呀？

（韓寶英——今年十七歲了——投筆奔來。）

楊：我跟韓姑娘在寫告示呀！

人聲：韓姑娘，你好？

英：你們好？

楊：你們到漢口玩兒，可不許違犯天條，奸淫擄掠的，一概斬首不留！聽見沒有？

人聲：聽見了。

楊：快去快回！明天又要上陣殺敵了！

人聲：嘸！又要殺妖嚶！

（鑼聲鼓嚶，人去遠了。）

楊：哦！快寫吧！

英：你說呀，第三條是什麼？

楊：第三條就是不許搶奪老百姓外小的財物！違則斬首不留！你要多說明白一點！不管搶了

多少東西，就是白吃一塊大餅都得斬首。

英：好了，第四條呢？

楊：第四，不許搗壞人家房屋，不許搜查店舖。第五，不許殘殺種田的人，不許殘殺賣茶水，賣粥飯，挑水，担米，賣菜，挑炭的苦力。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是窮人。

英：噫，還有？

楊：第六，搜查房契，地契借債的字據，賣兒鬻女的字據，統統繳上來，不許私藏身邊！

英：東王，請問這些房契，地契幹嗎都要繳上來？

楊：停會兒你就懂得，末了，還有一條。

英：什麼？

楊：不許姦淫！——違了這條的殺！——哦，不！犯了姦淫的，點天燈！活活的燒死！

（侍衛甲上，捧著大捆小捆的舊紙張。）

侍衛甲：啟稟東王，這是各丞相各軍帥繳上來的房地契，借據，賣據。

楊：架起火來，統統燒掉！

侍衛甲：是

英：統統燒掉！

楊：使得窮人沒飯吃的就是這些契約字據，田地房屋，妻子兒女，都被這些廢紙賣掉了！不

燒它幹嗎？——寫好了嗎？——來，拿到各營各館去傳令。違了一條，就斬首示衆！

侍衛甲：是。

楊：傳令下去：叫把抓到的妖官跟幫妖的讀書人帶到前廳上去，我馬上來親自審問。

侍衛甲：是。火架好了，東王。（下）

楊：寶英，來燒掉它。

英：這樣說，難道天底下沒有這些東西，就沒有窮人了麼？

楊：不。南王馮大哥對我說：要天下的人都跟著我們走，就得燒掉這些東西，可是要天下人都不窮，那可得「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才行。

侍衛甲聲：翼王駕到！

英：（躍起。）翼王來了。

楊：（縱身過去歡迎。）哦！達開！

（翼王石達開，偕賴裕新上。）

石：（興奮地）呀！秀清！寶英！

英：翼王！

楊：（抓住他的手）你真是「石敢當」！哈哈！

石：「石敢當」？這怎麼講？

楊：我審問妖兵，他們說：只有你最厲害，打一個地方得一個地方，誰也擋不住，所以妖兵

叫你做「石敢當」！

石：那里！講起兵法來，你果然不如我懂得多，可是用起兵來，我却不如你！比如這次解長

沙圍兵，破益陽渡洞庭，逕取岳州，直搗武漢，真是用兵如神，秀清，你是個將才！

楊：哈哈！我說不過你！

賴：東王跟翼王兩位殿下可算是並世的雙雄！

楊：石：（同時）哈哈……

英：翼王殿下更是一代的文宗哩！

石：哦哦？寶英，我讓你到東王殿下這邊來做事，難道就忘記師生之禮了麼？

英：（驚）翼王！學生不敢！

石（笑）那爲何「殿下」，「靈王」那末稱呼我呢？

英：哦！先生！

石：哈哈！這才是呀！——可是秀清，寶英在這兒做事可能勝任愉快麼？

楊：什麼話！我是個老粗，識不得幾個字。要不是韓姑娘，我可沒辦法。老實說，除了天王面前何震川，盧賢拔那幾位，誰也不如她！

英：東王，你過獎了！那是受了先生的薰陶，和殿下的指示。

楊：我的指示？哈哈！你還取笑我老粗麼？

英：（正色）不是，東王。這一年來在你——和先生面前確實學了很多的大道理。

楊：哦？……

侍衛甲聲：北王駕到！

（北王韋昌輝偕侍衛乙上。）

韋：楊大哥，石大哥，你們真是馬到成功！恭喜恭喜，小弟可到遲了！

楊：哎呀！昌輝！你可急殺人！糧草都辦到了。——那還好。

石：昌輝，你也辛苦了！

英：北王，你好？

韋：那里！那里！像楊大哥石大哥都是汗馬功勞，那才辛苦哩。我糧草運遲了，真是罪該萬死，還請楊大哥，石大哥恕罪。

（侍衛甲上。）

侍衛甲：啓稟東王：滿洲妖官跟幫妖的那些讀書人提到了，請東王審問。

楊：好，達開，少陪了。竇英，同我去。

（楊，韓及侍衛甲下。）

（韋走向火堆，撥出餘燼，審視。）

韋：哎呀，這是？

石：什麼？

韋：（微笑）哦，這又是我們楊大哥的政績！

石：這是地契！爲什麼燒掉？

韋：這沒有什麼，石大哥，你不必多疑！

石：到底是怎末回事？

章：（笑而不言）哼！

石：（不悅）怎麼？

章：（喟然長歎）嗨！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真是千古不移的至理名言。

石：（驚）昌輝，爲何發出這樣的感慨。

章：石大哥，你我都是讀書人都是聖人之徒，是不是？

石：當然是。

章：那末當日洪大哥楊大哥找我；楊大哥和我又去找你，一起來共襄義舉，起兵金田，當然是看得起你我讀書人了。

石：天王自己也是讀書人呀。

章：這不關天王的事。——你我爲了起義，全都毀家從軍，百萬家財充了軍餉……

石：爲了國家大事，幾個臭錢當算不得什麼。

章：可不能「飛鳥盡良弓藏」呀！

石：（霍然）這是什麼意思？

章：如今山河未復，已經殺起讀書人來了，這是什麼意思？

石：殺起讀書人來了？誰？

韋：我這頭押運糧草，隨在大軍之後，只見所過之處，毀孔廟，焚詩書，士大夫被殺的真是屍積如山！剛剛進得這座巡撫衙門，又看見捕來上百的讀書人，問一問，據說都是東王叫抓來的！衙門口又大一堆小一堆的廢紙，看一看，都是房契地契，借據賣據！據說又是東王從那些讀書人家裏抄來的！他如今不是親自在這兒焚燒這些契據，不是親自在審問讀書人麼？他讓讀書人都傾家蕩產，趕盡殺絕，這也未免太過了！

石：（驚起）唔！

韋：抓來的這些人，當然與我們無親無故。但是我們楊大哥如此殘殺我輩士大夫，實在不能不令人起了兔死狐悲之感了。

石：（勃然作色）哦！

韋：這是爲了什麼？我起初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如今我明白了！

石：怎樣？

韋：請問我們太平軍裏，除了你我之外，還有讀書人麼？帶兵領將的是讀書人麼？廣西老兄弟是讀書人麼？四五十萬新兄弟又是讀書人麼？石大哥，這還不明白麼？所謂打江

山，打江山，江山打下來之後，恐怕……

石：（一躍而起）我去問他！

韋：（拖住石）石大哥，你這是做什麼？

石：「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當年起義是爲的什麼？爲了一己的私圖麼？我去問他！

韋：千萬不可！千萬不可！石大哥，你過一天再問他都可以。此刻千萬不可！

石：（憤然地在廳上大踏步地往復走着）……

韋：哦，石大哥，我們不談這些不快的事吧。剛才我看見韓寶英姑娘，她簡直長成人了。

石：（心不在焉）唔。

韋：還在東王手下做事嗎？

石：唔。

韋：是十七歲了吧？

石：唔。

韋：石大哥，女孩子發育成人了，你應該當心一點了。

石：（驚）怎麼？

章：我聽說當年你爲她報了殺父之仇，她很有感恩圖報之意。如今既然年歲大了，正好——

石：（驚）昌輝，你是什麼意思？

章：石大哥，你不是至今尙未續弦麼？

石：（勃然變色）昌輝，這是什麼話？當年救她父女，本是出於義憤。如果乘人之危，施恩望報，那我不是成了不仁不義的小人了麼？

章：哦！……石大哥你自然是至仁至義的君子。可是，……爲了這孩子自身着想，能相信別人也都是君子麼？

石：啞……

章：剛才韓姑娘又和東王一道去了？

石：（深疑）你難道說，——

章：其實，這也無妨的。東王還不至如此吧？——哦，我去拜見天王了。回頭見，石大哥。

（下）

石：（陷於深思中）……

第二場

同日

韓寶英寓所。

（韓寶英自外歸，女使迎之。）

女使：姑娘回來了？

英：房子打掃好了麼？

女：都打掃乾淨了。

英：哎呀，今兒可累死我了，審了那麼多人，

女：是那位王爺審的，姑娘？

英：傻話！我此刻在那位王爺手下做事？

女：那我知道。可是翼王，今兒幹嗎左一趟，右一趟來找你呢？

英：（驚）翼王來過？

女：來了三次啦！

英：（奇怪）有什麼事麼？

女：我問了，翼王總說沒有事。可是翼王不會說謊，他的臉色早被我看出來了。

英：你看出什麼？

女：看出他一肚子都是心事。

英：今兒上午，我見着翼王，和東王談得很高興哩！怎麼會有心事？

女：（有骨子）我看來心事很深哩！

英：（看著她）……

女：姑娘，您今年十幾了？

英：做什麼？

女：您成年了，姑娘。

英：（無語。）……

女：你不是跟翼王讀了兩三年書了？

英：怎麼？

女：翼王對你不是很好麼？

英：（看著她）……

女：你還不懂我的意思麼？

英：（赦然正色。）別胡說。

女：姑娘。（附耳）……

英：（低頭無語。）……

女：您不是時常說要報翼王的大恩麼？一個女孩子家除了——

英：（默然低頭）……（忽然）哦，你說翼王爲什麼叫我到東王手下去做事呢？

女：這個。……

英：翼王是最怕別人議論的。

女：哦！……

英：所以，翼王既讓我到東王那邊去，——

女：可是翼王今天爲什麼一會兒來了三趟？

英：（低頭無語）……

女：哎呀，誰來了？

人聲：翼王駕到！

女：翼王來了！姑娘，我去了。（下）

（石達開上）

英：先生。剛才失迎，請你恕罪。

石：（面色沉重）你剛回來？

英：是的，今兒審了一天案子。

石：審的都是讀書人麼？

英：不全是。有的是滿洲妖官，有的是幫妖的讀書人。

石：都殺光了沒有？

英：（驚異）沒有呀。只有那幫妖有據的殺了幾個。其餘肯跟我們做事的，留下；不肯的，都放走了。

石：你知道，士可殺而不可辱麼？

英：先生，你爲什麼？——

石：我不能讓你在這種不學無術的人手下做事！明天你回到我軍隊裏來！

英：（大驚）東王怎麼啦？

石：他殘殺天下的士大夫，是何居心？

英：（戰兢兢地）東王是這樣意思：一般平民百姓倒沒有什麼，只有讀書人是大半跟滿洲官吏勾結的，此刻如果不能除惡務盡，將來一定要危害大事的。

石：（怒）不以仁義治天下，只憑殘殺！——天下的人，是可以殺得完的麼？

英：（驚。稍間），哦先生，今天北王跟您說了什麼嗎？

石：誰告訴你的？

英：我是這未猜想，不過北王的爲人異常奸險，他的話——

石：北王是一個腦滿腸肥的商人，我知道！

英：所以，他如果說了東王什麼話，一定是——

石：爲什麼要他說？事實昭彰，還用着別人來說麼？

英：其實東王——

石：（止之）你又袒護東王！

英：（難堪的）先生，你聽我說一句話。

石：（忿然）你願意回到我的軍中來麼？

英：（婉順地）先生，你別生氣，只要你命令我，我馬上回來。

石：（看着她）你真願意回來麼？寶英？

英：你不說，我自己也這末打算過。

石：哦，爲什麼？

英：（遲疑一下）唔……讀的書太少，不能擔負什麼重任，還想回來跟先生多讀點書。

石：（點頭）寶英，你是應該在我身邊多讀點書。一個人不讀書是不成的……

英：（低頭）我是願意在先生左右受教的。

石：你無父無母，沒人照應。讓你一個人在外邊，我也不很放心……

英：（頭低垂）假如能讓我永遠侍候先生……

石：（驚）……唔？

英：……先生山高海深的恩德，至今正無從報答……

石：（震驚）惑，寶英！（惶惑？）你？……

英：（抬頭）先生。——

人聲：劉尙書到！

英：（驚）哦！……（急下）

（尙書劉承芳上）

劉：翼王。

石：唔，劉尙書。

劉：到各處找你找遍了。

石：有緊急公事麼？

劉：是的。——幸而遇到北王。（出公文）

石：遇到北王？

劉：北王說，你恐怕在韓姑娘這兒。——這是東王的命令，請你馬上去會商軍機。

石：北王說了什麼？

劉：北王，唔，也沒說什麼，他也不過是揣度的話。

石：唔。（看公文。）

劉：不過是說韓姑娘這兒——

石：怎麼？

劉：翼王，卑職深恐冒犯……

石：嗯？

劉：你的行止，最好能謹慎一點，以免流言。

石：（驚）哦！

劉：據北王說，東王對你頗有微言。……

石：（勃然。）胡說！我正要向他去問罪！他還有什麼話說？——韓姑娘，我正要調回翼

殿！

劉：韓姑娘調回翼殿？

石：我自己的學生難道不可以調回麼？

劉：是。

石：（捧回公文）你告訴他：說我馬上來！

劉：是。覆文已經寫好，請殿下核行。（向外招手。）

（馬德良捧案卷上。）

馬：（敬禮。）翼王殿下！

劉：（轉呈公文。）填了時辰就可以封發了。

（韓寶英偕女使捧茶上。）

英：劉尙書！

劉：哦，韓姑娘，您好。

英：唔，這公文是誰寫的？那末恭整的小楷。

劉：唔，這是他寫的。你過來見見韓姑娘。這是翼殿新來的掌書，馬德良。

馬：（俯首恭立。）韓姑娘。

英：哎呀！——劉尙書，他……

劉：哦，你是說他像殿下麼？軍中同事都開玩笑，叫他小殿下哩。只是眉宇之間。——

馬：（局促不安。）那是他們胡說。

石：哦，真和我相像麼？（還公文）快點去發了吧。

劉：是，那我拜辭了，殿下。

(劉承芳偕馬德良下。女使下。)

(沉默)

英：(打破它)先生，剛才跟劉尙書一道來的那位馬先生，也是在翼殿做事麼？

石：唔，是的。

英：很奇怪，怎麼跟先生那末相像呢？

石：唔，是的。

英：這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石：(心不在焉)噯，是個很忠厚老實的人吧。

英：唔。

石：哦，但也是個庸庸碌碌無用的人。

英：哦。

(又沉默)

英：(忍不住)先生，劉尙書來有什麼公事麼？

石：唔唔。東王請我去會商軍機。

英：哦。

(又沉默)

英：先生和東王又都要領兵征伐了麼？

石：(沉思) 嗯。

英：那末，先生……

石：(驚) 嗯……

英：你是否還要命令我回到翼殿來？

石：(猶豫) 哦……

英：(驚疑) ？……

石：(堅決) 好！你馬上回翼殿來！

英：(驚喜) 哦，先生！——

石：(急) 不過——

英：(驚止) 哦！

石：寶英，(目光移去。) 我不是施恩望報的人，此後，你能够忘了這一個「恩」字麼？

英：先生，你是叫我做個知「恩」忘報的人麼？

石：（戰慄）可是我不能讓天下人罵我石某——不禮不義。

英：哦！

石：寶英，你能深諒我的苦心麼？

英：……

石：……我要去找東王了。（欲行）

英：先生。你對我是生死骨肉之恩，先生之命，我決以生死報之！

石：（感動）哦，寶英！……我讓你先回到翼殿來，你願意麼？

英：（點頭）……

石：寶英，來日方長，過去種種都把它暫忘了，好麼？

英：大概是個很忠厚的老實人吧？

石：是的。但也是個庸庸碌碌，無用的人。

英：唔。（點頭）……

石：我去了。（下）

英：（茫然直視，垂淚。）……

第三場

同日。晚。

景同第一場。

（東王方就燈下看公文，盛怒。）

楊：怎麼，還沒來？人哩？

（侍衛甲上。）

楊：北王叫來了沒有？韓姑娘去請了嗎？

侍衛甲：啓稟東王，北王駕到了。韓姑娘還沒來。

楊：別麻煩！快叫北王進來！

（侍衛下。北王上。）

章：（誠恐惶恐。）楊大哥，你招呼我麼？

楊：我叫你！（將公文捧給他。）你自己去看！

章：這是怎麼回事？

楊：我認不得多少字，可也看懂了：人家控告你的部下奸淫擄掠，無惡不作。

章：（看）我的部下？

楊：我們太平軍裏就是你那運糧草的隊伍頂混蛋！

章：（看完）這——

楊：你說吧！你是願意跟我們一道打江山？還是想變妖不幹了？

章：東王，你請息怒！

楊：如果不想變妖，爲什麼妖兵一樣姦淫擄掠？如果想打江山，爲什麼不爲太平軍名譽着想？

章：東王，請讓小弟——

楊：五十萬太平軍的名譽，都被你敗壞了！

章：東王！——

楊：我今早發出的命令，不准姦淫擄掠，你的軍隊一進城，偏偏姦淫擄掠，你是故意違抗我的命令是不是？

章：（跪下）小弟不敢！

楊：（稍稍溫和地。）那問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章：這完全是小弟的過錯。兄弟們剛剛進城，不知道東王的命令。

楊：（餘怒未消）不知道今天的命令？從前的命令准許過姦淫擄掠麼？

章：所以這都是小弟一人的過錯。請東王開恩，讓小弟回營查明違令兄弟，立刻斬首示衆。並請奏明天王，削去小弟北王封號，讓小弟待罪立功。從此以後，小弟如果再有違犯命令，（聲淚俱下）也沒有面目再見天王東王了！

楊：（感動）哦，昌輝，（扶起）怎麼說出這樣話來！南王西王都升天了，太平天國能不能打下江山就靠我們兄弟四人——天王，翼王，和你我了，可是看見了自己兄弟犯了過錯，比刀子扎在心上還難過！昌輝，老弟，你能明白我的心麼？

章：東王，哦，楊大哥！您的忠誠謀國之心，小弟是深知的！

楊：那末，什麼都別提了。請你去管束管束你的兄弟，別讓旁人講出閑話。什麼。都看在一「太平天國」四個字的份上！老弟！

待衛甲聲：翼王駕到！

章：（驚）翼王？——哦，楊大哥，小弟回去處置他們兄弟，告辭了。

（翼王上。）

章：哦，石大哥來了！小弟有要公在身，不能奉陪了。

石：昌輝，你在這兒正好，別走！

章：（蒼惶遁去。）不。不。楊大哥知道，我有要事。（下）

楊：達開，讓他去吧。（走近去）我有事跟你商量。此刻武昌打下了，——

石：（冷着臉）我先有話問你。

楊：（驚）怎麼了，達開？

石：我們金田起義，是爲的驅除韃虜，光復山河呢，還是爲的殺人放火，荼毒生靈。

楊：達開，你爲什麼問這個？

石：你回答我的話！

楊：好，你說吧，誰殺人放火？

石：你今天殺過人沒有？

楊：殺了。

石：這一路上，除了滿洲官兵你殺過人沒有？

楊：殺了。

石：（怒）我們興師以來，都說自己是「吊民伐罪」，如今倒反殘殺人民，還能算是仁義之師麼？

楊：唔。

石：天下，只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如今，天下未定，滿虜未除，先就殺民以逞，還說什麼「吊民伐罪」說什麼「湯武之師」？簡直是張獻忠，李自成一樣的流程！

楊：達開，你還有話說麼？

石：你回答我的話！

楊：那末，我請問，要打平天下，趕走韃子，是不是坐茶館，講道理辦得了的？——既要打仗，講的是你死我活：妖官妖兵不肯投降的，只有殺！因為你不殺死他，他得殺死你！

石：可是滿洲官兵以外呢？

楊：我也殺了很多！

石：那爲什麼？

楊：也爲的是你不殺死他，他得殺死你！

石：老百姓會殺死我們？

楊：我可沒有隨便殺過老百姓，寶英在我這兒做事，她知道，今天我還有命令，禁止姦淫擄

掠，禁止殘殺百姓！這是我的證據！

石：那你殺的是什麼人？

楊：都是幫助妖官的讀書人！

石：對！你就專殺讀書人，那我是麼？

楊：是的！

石：爲什麼！

楊：讀書人會做漢奸。

石：（大怒）讀書人都是漢奸麼？

楊：（恍然）哦，達開！是我說錯了話！

石：你們既然是這樣看待讀書人，那我明白了。（拂袖而去。）

楊：（急）達開！你聽完我的話！

石：（走）……

楊：（攔住他）達開！我話說錯了，我責罰我自己！（認真地打了自己兩下嘴巴。）可是你得聽完我的話。

石：（站住了）……

楊：我是個老粗，我沒讀過書，懂不了多少道理。可是南王在世的時候同我說過：「天下的讀書人都被功名所害了。滿洲人拿功名富貴買了讀書人，讀書人就替滿洲人做奴隸牛馬買了功名。要不是讀書人甘心做漢奸奴隸，滿洲人不能做三百年的皇帝，不是讀書人做漢奸奴隸，太平天國軍的天下不會這末難打！」所以南王又說：「趕走滿洲人容易，殺盡漢奸却難！」

石：……

楊：如今天下的讀書人，達開，像你這樣不爲功名所害的，能有多少呢？他們被功名染黑了良心，做漢奸奴隸成了習慣，拚死幫助滿洲人，你不殺死他，他要殺死你！他要殺完我們太平軍呀！

石：……

楊：達開，爲了我們自己的死活，你能放虎歸山，讓這班甘心做漢奸的讀書人，再來殺我們

麼？

石：（稍間）隨你怎樣強詞奪理，不是天下讀書人都是漢奸麼？

楊：不幫滿洲妖官的讀書人，我沒有殺呀！

石：你搗毀孔廟，焚燒詩書；何異於殺盡天下讀書人！

楊：害盡天下讀書人的，不就是孔廟跟那些書本子麼？

石：（轉怒）你是想做秦始皇焚書坑儒，讓讀書人絕種麼？

楊：這……我決沒有這意思！我自己吃了沒讀書的虧，懂不了多少大道理，還不讓別人讀書嗎？

石：你這樣讓讀書人殺的殺逃的逃，天下那裏還有讀書人？而我們太平天國難道就是草賊流

寇，永不要讀書人麼？

楊：自然，我們得要我們自己的讀書人。

石：你把天下的讀書人趕盡殺絕，自己的讀書人從那裏來？

楊：這……

石：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你以爲讀書人是可以泥塑木雕的麼？

楊：達開，我說我是老粗呀。你是文武双全的。南王死了，這是你的事呀！

石：（餘怒未消。）……

楊：上馬打仗，有我的份；可是將來打下江山，治起天下來，別說我這個老粗，就是天王，除了唱唱讚美詩，做做禱告，能幹什麼！——那都是你的事呀！

石：……

楊：從前，這些打仗以外的事都是南王管。他死了，你又在前軍，當衝鋒，只有我管了。我管，就是從前南王怎麼說了，我怎麼做。要怎麼變通，我可不會啦。

石：……

楊：所以達開，這些事，此刻你就得多管管，別讓我瞎闖！

石：你以爲我是跟你爭權奪利麼？

楊：（急）達開，你真真把我當人麼？我的話要有半分謊，讓我天誅地滅！

石：這……

楊：此刻，只有四個字：「太平天國！」怎麼打得下江山怎樣幹！怎樣幹得好「太平天國」怎樣幹！我楊秀清此刻要有第二條心，我的頭讓它這樣地斷！（以劍劈椅，椅碎。）

石：（抓往楊）秀清！我相信你！

楊：達開！南王西王都升天了，天王和北王，（搖頭）天下事在我我身上！

石：（注視秀清良久。）你是個英雄！！——來，商量我們的事吧。你的意思是！！？

楊：天王讓我們決定一條路！！——哦，寶英怎麼還不來？

石：哦！！……寶英，她……你去叫過她麼？

楊：那去了？

石：秀清，你不會見怪吧？

楊：怎麼？

石：剛才我跟她說了，打算讓她回到我那裏去，一邊做事，一邊再讀點書。恐怕她因此沒有來。不過，你如果還要用她！！

楊：那怎麼辦？我沒有人啦！！——可是你還有人換一位也好，女孩子在身邊做事可真不方便。但還有什麼見怪不見怪呢？哈哈，你這個書呆子！

楊：好，我再調一個人過來吧。——哦，天王怎麼樣？

楊：天王讓我們決定一條路是河南一直打北京呢！還是順着大江攻金陵？

石：秀清，你的意思呢？

楊：我說呀，北京是韃子的老巢，此刻乘勁兒由襄樊攻河南，直奔北京，給他老巢搗了，天下就平了。別的地方容易收拾。

石：這是理所當然。可是如今北京派了琦善阿，以重兵駐紮河南，兵精糧足，可不比賽阿，張亮甚常大淳之流，而我們太平軍雖號稱五十萬，大半還是烏合之衆，恐怕曠日持久，而未必有成！

楊：依你的意思呢？

石：目下兩江一帶空虛，防守不堅，武漢既破，長江下遊的人們已亂。我們水陸並進聲勢奪人，可以一鼓而下金陵，這是「避實就虛」，必操勝算的！你以為怎樣！

楊：好是好。可是這樣抄遠路繞圈子，合不合算呢？

石：江南是富庶之區，可以充實軍餉，擴張兵力，那時金陵既定，聲勢浩大，兵精糧足，再渡江北伐，由山東直取燕京，不是更加穩妥麼？

楊：對！到底你這讀書人懂得的多！哈哈！

石：（相視而笑）哈哈！

楊：（抓住石手。）達開，老實說，天王除了做禱告，讓天父下凡，是什麼也幹不了的……

石：（驚）秀清，你怎麼！……？

楊：（笑）達開，怕什麼！當秀全的面我也要這未說。——南王又昇天了，太平天國就靠我們弟兄倆了！我倆，得結成一條心！

石：（感動）對！

楊：那末好，達開，從此以後，我們弟兄有什麼話就當面剖開肚腸講個明白，可不要聽別人的閑話了！

石：（驚）哦！（頓）那末，我索性再問你一句，你把那些地契房契，借據賣據都搜來燒了

是什麼意思？

楊：那都是滿洲妖官和豪紳惡霸家裏搜來的，為什麼不燒？

石：燒了幹什麼？

楊：哦，將來要實行南王的那個田畝制度呀！

石：你是要這些契據作廢？

楊：先把這些勞什子燒光，才好有田同耕，有飯同食呀！

石：唔，你的用心是對的，可是這辦法未免太……

楊：太怎麼？

石：（轉念）好，此刻先別談它；讓我們打下金陵再說吧！

楊：可是攻打南京的頭功，又得讓你這個「不敢當」了！

（二人相顧大笑。）

（幕落）

第
三
幕

第一場

太平天國六年，某日。

天京（金陵），翼王府，書齋。

（翼王參護李升仗劍立門前。）

（翼王指使——參護長——賴裕新引北王上。北王指使——即侍衛乙隨上）

李：北王六千歲殿下駕到！

韋：（急止）別嚷！進你們府門連鑼都不准敲，你嚷什麼！快去！請你們五千歲出來。

賴：去請翼王五千歲殿下，說北王六千歲已經駕到。不要嚷！

李：是，（下）

（丞相劉承芳上。）

劉：（跪）北王六千歲千歲千歲！

韋：哦，劉丞相——哦，劉丞相請起！

劉：（起）六千歲殿下是今天進京的？

韋：（不想答）嗯……是的，你們殿下呢？

劉：也是剛到。六千歲殿下從江西寄給我們殿下的文書是五天前到的湖北；我們殿下是當天就從湖北動的身，星夜趕回天京。我們殿下是性急如火的，接到六千歲殿下的文書，不知京裏出了什麼事，一路上簡直坐立不安。———胆敢請問六千歲，京里到底出了什麼亂子麼？

韋：沒有什麼事。———哦，不過你們既是翼王親信，我得告訴你們：我進京的事，千萬不許向外邊人講起！懂得麼？

劉：是，六千歲。

韋：你們殿下怎麼還不出來？

劉：我們殿下，對慈親是孝順異常的。此刻是在國伯母面前請安哩。

韋：哦，翼王殿國伯母一直住在天京麼？

劉：是的！

章：還有韓姑娘呢，在天京沒有？

劉：韓姑娘這三四年來一直都隨在翼王殿下身邊辦事，沒有離開軍中。

章：這一次沒隨翼王進京麼？

劉：沒有——就是卑職和賴指使二人跟隨來京。

章：哦，韓姑娘今年有二十一歲了吧？還沒有出嫁？

劉：韓姑娘的親事太難了！她的學問，品貌在我們太平天國女子中，除了西王娘洪宣嬌女狀

元傅善祥，也可算得數一數二的了，誰能配的上她？

章：（含笑）真是才貌出衆！可是她的婚事說難也不難，如今眼前不就是美滿姻緣麼？

劉：唔？

章：這真是英雄美人！佳偶天成，有什麼難呢？

賴：我也這末說，殿下和韓姑娘正是天生一對呀！

章：（大笑）是呀！他不是還沒有續弦麼？

劉：（制止）賴指使！殿下聽到又要生氣的！

章：哦！你們殿下如今還是那樣迂執麼？

賴：卑職也會勸過我們殿下，可挨了一頓罵。

劉：我們殿下，一生以仁義待人，這也難怪。當年韓姑娘是在急難中求救，如果乘人之危，是爲不義，韓姑娘又拜了我們殿下爲師，如果壞了師生名份，是爲不禮！我們殿下在皖贛一帶以禮義治天下，自己怎能行此不禮不義之舉呢？

韋：（微笑）你們殿下不過是怕人物議罷了。其實，這又怕什麼呢？當年翼王把韓姑娘從東王那兒要回來，如果那樣，自然怕東王說閒話。可是如今一來事過境遷，二來東王不也籠上了女狀元傅善祥麼？（又是一笑。）

劉：（肅然）六千歲！我們殿下可不是那樣人！

韋：哦哦，是的——不過人家韓姑娘年歲大了，可不能叫人家不明不白一輩了賠着他呀！——喔，這是我胡說白道，翼王自然不是那樣的人！（又是一笑。）

（李升上，翼繼上。）

李：翼王五千歲殿下駕到！

石：北王殿下，請你恕罪，有勞久等了。

韋：（親熱地）翼王，你說那裏話，我讓你從湖北趕進京來，已經有勞你了！

石：那末殿下說有十萬火急的機密大事，到底是——？

（章以手勢令其指使退出。）

（石亦令劉承芳賴裕新及參護退去。）

章：翼王，你在安徽，江西，湖北一帶有幾年了？

石：快三年了。

章：這三年來你只顧東征西戰，在戰場上討生活，不顧後方的事，可是天京成了什麼樣局面，你知道麼？

石：怎麼？我在上游一帶，聽說天京內部很好呀。滿清的江南大營已經潰退，還有什麼呢？

章：正因為江南大營被打退了，如今天京的局面，已經今非昔比了！

石：今非昔比？

章：昔日的太平天國是你我大家的天下，而今成爲某一人私有了；昔日的太平天國是萬衆一心的，今日，經是衆叛親離了；昔日是勵精圖治，今日却荒淫無度；昔日是禍福與共，今日却獨得其樂！昔日的百姓是簞食壺漿以迎土師，今日却水深火熱怨聲載道了！這可不是今非昔比麼？

石：（衝動地）怎麼會到這步田地？

章：這正是爲了踏破滿清江南大營，以爲天下太平了，才弄到如此地步的！

石：難道這又是東土麼？

章：別人誰還敢！？

石：（不能信任）哦？……

章：當然！誰能相信呢？當年是那樣一位壯志凌雲的英雄，而今……唉，如果不是事實昭

彰，誰能相信呢？

石：真有事實麼？

章：（出紙）你看：這是別人所數他的罪狀。

石：（接紙）哦！

章：翼王，照他這樣橫行下去，你我讀書人只有飄然引去了！——你看，他還把你我放在眼

裏麼？

石：（痛心地）人心果真是難測的麼？

章：你單看這幾條罪的名目吧。內容且莫忙看。第一條罪狀是：「欺騙天王，壟斷朝政」。

（解釋）這上面說：如今軍令政令，全出於東王府，天下軍民，只知有東王而不知有天王了！人家問他：這是何居心呢？策二條罪狀：「廣植私黨，擁兵自衛」！攻下金陵，我們一共只有兵五十萬，而今僅算名列東王部下的，就有一百萬人！這是用意何在？第三：「忌妒賢能，排除異己」，別的人不用說，只說同起草澤的豫王和燕王吧。豫王胡以洗爲了受他排擠，抑鬱以死；燕王秦日綱與他不和，便派 遠征湖北。第四，說他「縱情聲色，荒淫無度」！他如今後宮三千，整日價和宮妃們廝混一起：吹彈歌舞，飲酒作樂，真是酒池肉林，近來又把女狀元傅善祥收進東府，天王妹洪宣嬌又跟她爭風吃醋，更是鬧得……

石：（勃然）真是草賊流寇的行徑！大事未成，先就圖起安樂來了！

韋：因爲要圖安樂，所以別人說他第五是「苟圖安樂，不事征伐」。他遣派別人北伐燕京，派你打湖北，派我打江西，自己却躲在後宮作樂！第六是「開科取士，貽笑儒林」！我，不用說，是讀書未成，但是達開，說起天朝的文章來，自然推你爲泰斗北斗了；而他却冒充斯文，當起主考來。不是笑話麼？第七是「試行新政，禍國殃民」！

石：是什麼新政？

章：就是那個「天朝田畝制度」呀！你湖北那一帶雖沒有實行，天京附近，都已經頒佈了！他破壞了歷古以來的成規，要行那井田一般的制度，把天下的田地都沒收了，說是天父所有的，然後，都給大家瓜分！弄得老百姓怨聲載道！天下紛亂！達開，你說，這種毀棄古人成法的新政，不是禍國殃民的辦法麼？第八，是……

石：够了！够了！

章：第八……

石：（抓起稿紙）別噏了！我去問他！（走）

章：（追）翼王！翼王！你萬萬不能去！

（鑼聲連續不已。石章俱驚止。）

（由遠及近地報道：「東王九千歲殿下金駕到！」）

（北王指使及劉承芳賴裕新，參護李升慌忙上。）

章：（大驚失色）東王來了！

石：來得好！

章：（急）他爲什麼到這兒來？

石：我回京來事前已經告訴他了。

章：天哦，我是讓你祕密回京的，誰叫你告訴他了？

石：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有什麼不可以告人的？

章：（急殺）可是我沒有告訴他呀——哎呀，他已經進來了！什麼地方可以躲一躲？

李：東王九千歲殿下金駕到！

北王指使，劉賴李：（跪接）東王九千歲千歲千歲！

（東王指使一人——即侍衛甲及參護八人前導引東王上。）

石：迎接東王殿下！

楊：（歡欣地）達開！你回來了！

章：迎接東王殿下！

楊：昌輝？（驚）你？

章：東王殿下息怒，小弟是有要公回京面稟。

楊：（大怒）誰要你回來的？是天王命令你回來的，還是我命令你回來！？

章：（急）天王沒有命令。

楊：那末你事前有稟奏給我？

韋：臨行匆促，趕不及稟奏。

楊：渾賬，胡說！

石：（挺身而出）秀清！我事前可有稟奏給你的！我當面問你幾件事！

楊：（驚）達開，你又要責問我麼？好，有什麼賬我們倆馬上算！此刻讓我一下！——昌
輝！我先問你：太平天國還有國法沒有？

韋………

楊：你在天京，拿國家的船運私貨做買賣，拿國家的庫銀買糧食，囤積居奇。你是該當何罪？你的部下私通漢奸，在天京做內應，這又該當何罪？在天京怕你出亂子我才叫你領兵援救江西，你可打一仗敗一仗，打一仗敗一仗，損兵折將，你更該當何罪？我爲了戰事吃緊，都還沒有處罰你；你倒又丟下妖兵不打，私自離開軍隊，偷回天京。我問你：你有幾個腦袋？

韋………

楊：你以爲身爲北王，我可以不受國法麼？你忘了因爲張子朋搶船，打的五百板子麼？跪到

院裏去！想想你該當何罪！

章：（視石楊）……

楊：外面去跪下！

章：（走向院裏去。下）……

楊：達開，你這次回京，該不是昌輝約你來的吧？

石：（稍遲疑）我自己要責問你！

楊：好，你問吧！我這一輩子只佩服兩個人：一個人是南王馮雲山，我把他當老師；我聽他話，我挨他罵，要我幹什麼就幹什麼。一個就是你：你够朋友，你有學問，你肯說直話。別說責問我，只要我錯，你罵我都可以！

石：（將稿紙摔給他。）你自己看！

楊：（看）……（暴怒如雷）這是誰說的！這是誰說的！

石：我！

楊：（視石，氣喘如牛，半響無語。突然暴發的）好，達開，只要你相信我這樣壞蛋，我什麼也不說！你砍了我！

石：（也停了半天）那麼你說！

楊：達開，你記得在桂平白沙第一次見你麼？那次我說過南王的話：要天下太平，必得天下百姓都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可是打了幾年江山，做到沒有？前年，訂好了一個天朝田畝制度，治天下，爲的什麼？不是爲了要讓天下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麼？這件事才開始做，就你說不好，他說不好。說不好的是誰？是沒有田地的人麼？是我們三百萬太平軍麼？達開，我明白告訴你，這件事是有人在罵我。可是罵我的正是那些有田有地，有錢有勢的壞蛋！但我楊秀清可也不是爲他們打江山的！——達開，你說，我們是爲他們打江山的麼？

石：（不置可否）唔。

楊：那年在武昌，你罵我不懂讀書人的事。好，我們來考考狀元，印點什麼四書五經吧，可……又笑話我，我是個老粗，認不得多少字，怕誰笑話？可是，達開，我錯了麼？

石：（不置可否）唔。

楊：天王除了做禱告能做什麼？我是瞧不起他，你又在前軍打衝鋒，達開，你說天朝的事我不管，誰管？秦日綱讓他打北京，他戀着天京不肯走；胡以洗在廣州，看着六安失守，

不發救兵，是我責罰了他們。我又錯了麼？

石：你讓別人東征西討，你自己在幹什麼？

楊：好！說我不肯打仗麼？定都天京以後，我說去打北京，天王不肯去，北王不肯去！我爲了向榮的江南大營圍困天京，自己不能走。第一次派了林鳳祥，李開芳去打北京；第二次派吉文元去救應；第三次又派了朱錫鏡，黃益芸；第四次再派曾立昌，許宗揚；末了又派了黃生才。前後大軍三四十萬，誰派去的，不是我麼？第二次攻打武漢的不是我麼？踏破向榮江南大營的，又不是我麼？

石：可是如今呢？你讓五次北伐的軍隊都覆沒了，你讓別人都去征討，自己却在天京窮極奢華，安富尊榮；你一面厲行天朝田畝制度，開科取士，好像勵精圖治；一面却在後宮裏醉酒婦人，晝夜淫佚！——這些荒淫無度的行爲，你又能抵賴得掉麼？

楊：爲什麼抵賴？我打下了江山，我要玩笑個痛快！況且這些女人身上的事——

石：這些事就可以葬送掉太平天國！

楊：（震懾）葬送掉太平天國？這開，你這罵得我不太過麼？比如別人說你跟韓——

石：（大驚）我怎麼？

楊：好，達開！我決不罵你！我是個男子漢大丈夫，既敢做敢爲，就不分辯，不埋怨，不抵賴！犯了罪，該殺該剛，我承當！可是這十條罪狀，決不是你給我定的；你回天京，也必定有人指使！

石：什麼？

楊：這一定是韋昌輝！

石：這……

楊：韋昌輝憑什麼罵我？憑什麼誣賴我？他自己養了許多私黨，却說我擁兵自衛？我兵多了是爲了太平天國！他爲什麼怕我兵多？打開天窗說亮話：他怕我，他怕我權大，怕我兵多，怕我得了天下的人心！我混蛋：玩女人，圖快樂；但我沒做對不起太平天國的事！沒忘記國家大事！我可以剛出這顆心讓大家看看，我的良心對得起太平天國不？

石：你罵了別人，就能洗清自己的罪過麼？你良心對得過，就能算沒有錯麼？太平天國在四面圍攻中岌岌可危，你不去安邦定國，却迷戀聲色，這個罪過還小！？這樣下去，太平天國就斷送在你的手裏了！

楊：達開，我認錯！該我什麼罪，讓你跟天王處置我，我決不叫一聲冤，可是我得先去處置

韋昌輝！（轉身欲去）（韓竇英突奔上。）

英：翼王殿下！——哦，（行禮）東王九千歲殿下！

楊：韓姑娘，你怎麼也來了？

石：竇英，你爲什麼進京來？

英：翼王殿下進京了，恐怕京裏有什麼大事，特地趕來看看。一來向東王殿下請安，二來聽候翼王殿下差遣。

楊：哦，韓姑娘，對不起，停會見！

英：哦，東王殿下，我有幾句話，但恐怕冒犯了殿下。

石：竇英，在東王殿下面前，不要隨便說話。

楊：不要緊，你說。

英：剛才進府，聽說北王殿下犯了過錯，被罰跪在院裏。這在人情上未免太過一點麼？

楊：哦，韓姑娘，你想替北王說情麼？

英：不敢，殿下。不過北王如有罪，殿下儘可以將他名正典刑。却不該當着大庭廣衆罰跪。如今傷害了北王威嚴，將來怎麼再讓北王服衆呢？

楊：（恍然）哦，韓姑娘，幸而你提醒我！這是我太過了。好，此刻我自己先去請他起來，有什麼處置，另外再說。

（東王偕指使下，翼王及韓寶英賴裕新，劉承芳隨下。）

北王指使：（憤憤不平）豈有此理！你看，這成什麼話！北王跟東王都是王爺，用得着發這

末大脾氣麼？

李：東王殿下的脾氣向來是很大的。

北：可也得給我們殿下留點情面呀！

李：東王殿下真是……

北：我們北王殿下也真是好脾氣！

李：是的，北王殿下脾氣也太好了，從來不看見他生氣。東王殿下就是罵他，他都——

（東王等偕北王重上。）

北：哼！東王跟北王都是金田起義的老兄弟，動不動就罰跪打板子，還有兄弟情份麼！

韋：（大怒）住嘴！你敢毀謗東王殿下麼？

北：（戰慄）不敢。小的只是——

章：東王殿下是大公無私，賞罰嚴明的！你敢議論麼？賴指使把他推出去斬首！

賴：北王六千歲……

章：推出斬了！

賴：（未動）……

章：（拔劍）斬了！

（賴押北王指使下。）

章：（轉身跪倒）東王九千歲殿下息怒。並請處置小弟治下不嚴之罪。

楊：昌輝，起來，起來！這倒沒有什麼。

章：（不起）剛才小弟跪在院中仔細想過：覺得小弟所作所爲，實在罪該萬死！今天又毀謗

殿下更是死有餘辜！此刻良心發現，（淚隨聲下）真是追悔莫及！請東王殿下將小弟名

正典刑，小弟是死而無怨！

楊：（氣憤）你！你知罪了麼？

章：小弟自知罪該萬死！

楊：依我的恨，一劍劈死你！（廢然而嘆）昌輝！（恨與愛）你呀！……好，我今天已經罰

過你跪了，算了！

韋：謝東王九千歲殿下大恩！此後有生之日，都當爲殿下效忠，萬死不辭！（起）

楊：可是我們老弟兄，每人都有一肚子話，也應該剖開肚腸談個明白！你們都回來了，難得！我明天在我東府里替你倆接風。達開，你還有什麼要罵我的，明兒你罵個痛快！我楊某如果知過不改，才不算人！——我還要去看見天王，我走了。

韋：謝東王九千歲千歲千千歲！

石：謝東王殿下！

（餘衆跪送，東王偕其指使參護下。）

韋：翼王，我也告辭了，——哦，韓姑娘你真聰明能幹，有胆量，有見識！不愧是翼王的——

——好學生！

英：多謝北王殿下的誇獎！

石：（冷然）殿下，我在此恭送了。

韋：（苦笑）翼王，你太忠厚！本來還有許多話，可不敢跟你商量了。不過明天東王府的宴會務必請到，我還有話跟你談！（欲下又返）哦，還忘了告訴你一句話：要你我回天京

來的，這是天王的旨意！（下）

石：什麼？天王？

英：哦！

（翼王已陷於矛盾苦悶中，餘人跪送。）

石：（沉痛）天王是昏庸無道！而他們一個是驕橫淫佚，一個是卑鄙無恥！真是一丘之貉！

英：（走近石）先生，您今天很難過麼？

石：（激動地抓褲手問）寶英！天地間就不會有完人麼？

第二場

次日。

翼王府。書齋。

（韓寶英枯坐沉思。女使由內奔入。）

女：姑娘！姑娘！

英：別跑！有什麼事？

女：您不是要我去請殿下嘛？

英：殿下可怎麼說？

女：殿下本來在國伯母那邊請安，已經出來了。却碰到劉丞相，又回到大客廳里去了。殿下

說：停會兒來。

英：唔。

女：（有話要說）哦，姑娘，剛才劉丞相——

英：什麼事？

女：（又轉話題）唔，您請殿下來是爲了？——

英：今天東王替我們殿下洗塵。

女：哦……姑娘，您可覺得在天京城里和在江西北不一樣麼？

英：你指的是什麼？

女：什麼都不一樣。比如在京外，您在殿下身邊做事，大家都看慣了，不覺得什麼。這回殿下進京，您跟着就趕進京來，這兒府里府外上上下下的人都覺得……很奇怪哩！

英：（微驚）哦……你是不是又要勸我？——

女：姑娘！我是一片忠心！您回到殿下這兒三四年了，整天就忙着這些軍機大事，自己的事就不想了結一下麼？

英：（微笑）你不懂得我。

女：姑娘，我懂得。您是恐怕殿下被天下人議論，是不是？

英……

女：您自己呢？——也怕？

英：我怕什麼？我是感恩圖報，天下人不能責備我。

女：那末爲了您自己打算——

英：唉！所以你不懂得我……

女：……？……

英：爲自己打算的人，是自私的，天地間如果只有自私，那男女間還有什麼真正的——？

女：哦？……那您打算是——？

英：從那年到武昌起，我就打算過了。殿下所望於我的是怎樣，那我即使是粉身碎骨，都要做到它？

女：（驚）如果殿下永遠怕天下人議論——？

英：那我就永遠——！

女：哦，姑娘！所以您這幾年就一直不替自己打算了？是麼？

英：……

女：可是，您的苦心都是白費了！姑娘。

英：（驚）什麼？

女：您這麼做了，而天下人如果依然要議論殿下呢？

英：（大驚）你這是什麼意思？

女：聽說昨天我們殿下當面罵了東王，東王又當衆讓北王罰跪是麼？

英：是的：

女：外邊都說：我們天朝怕要出大亂子了。

英：噯！

女：那您可知道北王，東王都亦議論您跟殿下麼？

英：（驚起）哦！你怎麼知道？

女：剛才劉丞相和殿下在談，我聽到的。

英：哦！……東王和北王怎樣……？

女：（附耳）……這都是劉丞相說的。

英：劉丞相自己可怎麼說？

女：劉丞相是勸殿下謹慎——

英：（急）那末殿下呢？

女：殿下沒有說話。

英：哦……（茫然）

女：所以，姑娘，您的苦心不是白費了麼？

英……

女：姑娘，您應該打定一個主意了！

英：是的，我該打定主意了。

女：既然天下左右都是議論，倒不如……！

英：（搖頭）我不願意勉強殿下。

女：殿下也許會……？

英：但願了！——不過殿下（搖頭）恐怕……

女：（急）姑娘，您不能那末想。——要是那樣，您不是——

英：（慰之）你別着急，我自己早有打算了。

女：不管您自己怎麼打算，您應該向殿下說——哦，誰來了？

英：（感激地）我知道了，你去吧。

(女使下，丞相劉承芳上。)

英：劉丞相！

劉：韓姑娘，殿下要我向你說：他再到國伯母那邊去一下，馬上就來。

英：哦，謝謝您。——您很忙麼？

劉：唔，是的，要和賴指使到東王府去一下。(像有話說)哦，韓姑娘，……

英：劉丞相有什麼話說麼？

劉：哦哦，我沒有什麼話。(欲走又留)不過——嗯，我想殿下會向您說的。我告辭了。——

——哦，殿下自己也來了。(下)

英：(懷疑地)唔？……

(冀王上。眉宇間似有深愁。)

英：先生。

石：寶英，有事麼？

英：東王殿下爲先生洗塵，時辰已經到了。——

石：(想岔開)唔，別的沒有事麼？

英：另外……是一些私事。

石：先講你自己的事吧。

英：不，東王那邊的時辰恐怕過了。您先去吧！恐怕今天這宴會上——

石：（怕聽）東王那邊，我已經請劉丞相和賴指使去告罪，說我旅途感冒；不能去了。

英：（驚）您不去了？昨天東王北王不都——

石：這種是非場中，不是我去的地方。我打算馬上回湖北去。

英：回湖北？東王與北王之間恐怕——

石：隨他們去爭吧！

英：（驚）先生，您爲什麼？——

石：竇英！我心中感到悲痛！你明白麼？

英：您是爲了昨天？——

石：昨天，看到一些牛鬼蛇神的面目，可使我感到心灰意冷了！當年舉義，難道爲的是這些個人的私鬥麼？……（搖頭）太平天國的前途，可就……

英：哦……不過，先生，在恢復山河這樣大事業當中，這怕都是難免的吧？

石：（悲憤）但人心爲什麼會如此難測呢？北王，雖明知是個腦滿腸肥的商人，却誰料竟是如此卑陋無恥呢？東王，原以爲是個草莽英雄，誰料又會變成這樣荒淫驕橫呢？

英：先生，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呢？——

石：（搖頭）……

英：先生，北王本是個小人，是不足道的！東王呢，雖有過錯，却還是個識大體顧大局的人。即使北王罵他荒淫無度吧，可是誘導東王荒淫的是誰？據說却正是北王！所以對東王也還不能求全責備。何況如今太平天國的安危存亡大半都繫在東王身上，如果北王對東王有什麼不利，那不是影響大局麼？

石：……

英：所以，先生，今天的宴會，無論如何，您應該去！

石：你是要我捲入這漩渦裏去麼？

英：這不是漩渦！北王昨天臨走時講的話，弦外之音，恐怕會對東王不利。這宴會上如果有先生在場，出了什麼事還可以鎮壓下來。

石：昌輝他還不敢，你想遠了！

英：北王陰忍險毒，是難說的！所以，先生，您還是到東王府去一趟吧。

石：嗨！寶英！我已經決定回湖北去了。你何必叫我以清白之身，陷入這種是非之場，去遭

人傾軌。受人議論呢？

英：哦！……（若有所感）

石：寶英，你不是說你自己還有事麼？

英：（驚醒）我自己的事？——哦，今天我不想和您談了。

石：爲什麼？

英：您最好還是去東王府一趟。……

石：（不悅）寶英！……（溫和）還是談你的事吧。

英：先生，我此刻真不想和您談了。

石：（狐疑）爲什麼？到底什麼事？

英：……先生，明天再說好麼？

石：寶英，別叫我着急！

英：（無可奈何）……那末，先生我想請問您一句話……

石：唔？

英：您一生是不願意受人議論的，是麼？

石：（驚疑）唔，怎麼？

英：是麼，先生？

石：你先說下去，好麼？

英：如今，假如有人對您有了議論，您是打算怎麼樣呢？

石：（驚）呀，你是說的？——

英：……

石：劉丞相對你說了什麼？

英：劉丞相並沒和我說什麼，不過聽說東王和北王，不都對您有了議論麼？

石：（恍然）哦！你怎麼也知道了？

英：先生，您是打算？——

石：我……我還沒有……打算。

英：沒……有……打……算……

石：囉……

英：先生。可是我自己是這樣打算的——

石：哦！

英：三四年來，我是不願意讓先生受天下人絲毫議論的，如今，我也決不讓這議論再有絲毫損害到先生！

石：（疑難地）哦，寶英，這些議論暫時不理它算了！

英：暫時不理它？那……那將來不是依然要損害到……

石：將來，……再說將來吧！

英：（堅決地）不，先生！我決定了，我要讓那議論您的人無話可說！

石：（驚）寶英，你是——？

英：先生，我再問您一件事：——在您殿下有一個人，您還記得麼？

石：（驚疑莫定）誰？

英：那年在武昌，我和先生一起見過的，此刻還在劉丞相手下當掌書。

石：哦，是那——！

英：叫馬德良。

石：哦！怎麼樣？

英：您還說過。是個老實人，不過庸碌一點，是麼？

石：你問他做什麼？

英：先生，您可還記得他有一個特點麼？

石：是小楷寫得很恭正？

英：不是說他這一點。

石：（恍然）哦！他——（驚起）

英：先生，我這樣的打算，您也能够深諒我的苦心麼？

石：（驚懼）寶英！你？……

英：先生，請您允許我！

石：寶英！這是萬萬不能夠的！

英：可是，先生，人言可畏！這是最好的辦法！

石：我不能讓你……

英：（決然）先生，您一定允許我！

（轉身奔下。）

石：（追叫）寶英！寶英！……

（頹然而返。爽然若失。）

（沉默有傾。劉承芳奔上。）

劉：殿下——韓姑娘怎麼？——

石……

劉：您跟她說了什麼？

石：（搖頭）……

劉：她爲什麼要嫁給馬德良呢？

石：（驚）呀！她自己跟你說了？

劉：是的，殿下？！

石：（悲痛）哦！……

劉：殿下，韓姑娘早點出嫁自然很好。但是爲什麼嫁給馬德良那樣一個庸碌的人呢？這不是

害了韓姑娘麼？殿下，卑職初意決非如此！這一來，卑職倒良心不安了！

石：（勉強應付）劉丞相，這既是出於她的自願，就聽憑她自己吧。——你去，下一道訓諭：升任馬德良爲翼殿戶部尙書。韓姑娘的婚禮，將來也都由你一手辦理了吧。不必再來問我。——唔，東王府去過了麼？

劉：是，卑職剛回來，賴指使還在東府，馬上也可以回來了。北王和西王娘都到了東王府，燕王也從湖北趕回來了。東王聽說殿下不能去，很着急，說要過來探您的病。——

石：哦，劉丞相，明天就回湖北去吧……

劉：（驚）明天就回湖北？

石：快走，快走，快點離開這地方！

（沉默）

（賴裕新奔上。韓寶英聞聲繼上。）

賴：（慌張）啟稟殿下……

石：（驚）有什麼事？

賴：東王被刺了！

石：（跳起）什麼？東王？——

賴：北王到東王府去赴宴，暗藏刀劍，在敬酒的時候，刺死了東王，此刻正在火燒東王府！

石：（勃然）韋昌輝！這個陰險刁惡的小人！他居然，——拿我的劍來！

（賴裕新下。）

英：先生！遲了！東王——太平天國的柱石，倒了！（哭）

（參護李升奔上）

李：啓稟殿下：東王全家被殺了！女狀元傅善祥也被西王娘殺死！東王府里大火燒光，雞犬不留！燕王秦日綱攻打東王府，自己也升天了！此刻北王領着幾千人到處殺人，東王的部下全都被難了！

石：（有間）……他要把自己的太平天國殺光麼？

劉：殿下！北王此刻已經失了人性，您身邊沒有人馬，千萬不能出去！

（賴裕新捧劍上。）

賴：啓稟殿下，北王領着上千人馬，殺奔翼王府來了！

石：（接劍）讓我去殺死這個亂臣賊子！

英：（攔阻）先生，您萬萬不能出去！

劉：殿下！你不能去！

石：竇英！讓開！

英：（拖着）先生！

（鑼聲。人聲連接報道：「北王六千歲殿下駕到」。）

賴：北王來了！

（北王率四參護上。）

（除石外，餘人跪接）

章：（殺氣滿面，但作笑容）翼王，我來報告你一件喜事！

石……

章：我怕你這個老實人口封不緊，昨天不敢告訴你。那萬惡不赦的楊秀清，今天已經死在我的劍下了！

石……

章：（驚）翼王，你？

石：知道了。

章：從今以後，再沒有人欺壓你我了！

石：住嘴！你這奸刁陰毒卑鄙無恥的小人！

章：唔？……

石：你自己爭奪權位，假公濟私，同室操戈，殘殺同胞，還有面目來見我麼？

章：東王有十大罪狀，我是奉了天王詔旨殺賊。翼王，你別弄錯了！

石：東王即使有罪，罪不至死，你親手殺死他，就全一點兄弟之情，全不替國家打算麼？即

使東王有罪，東王全家數百口，犯了何罪？東王部下幾千人，犯了何罪？你殘殺以逞，

是要殺盡自己兄弟，殺盡太平天國麼？

章：（隱忍）翼王！你可知道東王陰謀篡位，意圖造反麼？

石：篡位？

章：我是奉有天王密旨的！

石：還是造謠！誣讒！你想拿這欺騙在下麼？你不儘是無恥小人，簡直是禽獸！

章：（佛然）翼王，請你說話當心點！我此刻不和你爭論，要爭論到天王面前去！可是我得

和你要一個人：楊秀清的兄弟楊輔清在你湖北營中，請你送他回來！

石：你殺得還不够麼？你以為我還能够讓你橫行天下麼？

（拔劍刺之。）

（賴擬拔劍助之。）

英：（急奪劍）殿下！萬萬不能！（跪求）

劉：（跪求）殿下！你不能！

韋：翼王！為何生氣呢？好，講息怒！有話回頭再說，好吧？

（北王率參護下。）

石：你們這是做什麼？

賴：這可不是放虎歸山麼？

英：你忘了他外面帶有幾千人馬麼？

石：不除了這個奸賊，太平天國不完了麼？

英：先生！如今大軍在外，何必跟他逞匹夫之勇呢？

劉：殿下！韓姑娘說的是。你該珍重自己！

英：不過北王這一去。必定還有陰謀。你該立刻離開天京！先生。
石：你讓我逃走麼？

英：先生，危邦不居，這不是逃走，而且國事危急，朝中無人，平定內亂，不全在先生的肩
上麼？此刻只有召兵靖難，殺回天京！才能拯救太平天國！

石：（沉思有頃）對！回安慶去，召兵靖難！

（翼王偕韓寶英等下。）

（喊殺之聲漸起。）

（北王率參護數十人衝進。）

韋：（頓足）哎呀！人呢？逃走了？——殺！殺進去！見人就殺！全家殺光！

第三場

寧國，軍次，翼王帳中。

一個月後。

（丞相劉承芳，指使賴裕新侍立帳中。）

石聲：天啦？！（咽嗚有聲。）

賴：又是殿下？——真要命！

劉：誰無父母，誰無兒女？何況殿下事親至孝，怎不教人捶胸痛哭呢？

賴：（急）我不是說這個！殿下全家被難，還能不難過？可是發兵靖難，已經發了一個
月，兵還阻在這寧國府！天京城裏北王都整天地殺，殺得路上無人，雞犬不留！你
說不急死人麼？早點到了天京，殿下不要好些呀！

劉：誰料到在甯國這兒被滿洲妖兵阻攔呢？不然靖難大兵早到天京了！

賴：甯國也打平了！今兒該走了？——別說殿下，我都急得要命！

劉：你別再著急啦！殿下本來是性急如火的了，你再一鬧，那不——
石聲：（悲吟。）——

我朝傷內禍，嗟哉心中悲！

憶昔諸豪流，并逐秦鹿馳。

三戶必亡秦，秦運朝露危。

相與建大策，用以張四維。

日月麗中天，重光會有時；

天意詎易測。人事真難知！

一朝杯酒間，白刃集殿幃。

老夫自何辜？誰料丁亂離！

城中少人行，雞犬無安棲。

洞洞血中路，宮禁失光輝。

雲浮黑慘澹，酸風向面吹。

已矣復何言。去去將安歸！

(石達開：我朝傷內禍。)

(歌聲未已前，韓寶英上。)

英：殿下在……

劉：(點頭。)唉！……

英：楊輔清將軍在城裏還沒回來？

劉：快回來了。

英：趕快打進天京吧！否則殿下怎麼得了呢？唉！

賴：韓姑娘，你該多勸一勸殿下呀！

英：(搖頭)唉！如今殿下是什麼話也聽不進的。近來殿下也很少和我說話了。

石聲：(重吟)已矣復何言？去去將安歸？

(翼王上，素服。)

(劉，賴，韓行禮恭接。)

石：楊輔清將軍回來了麼？

劉：馬上就要回來了，殿下。

石：富國城裏一切都安頓好了麼？

劉：聽說都安頓好了。就等楊將軍回來。

石：傳令下去，準備全軍起行！限兩天之內趕到天京！違令者斬！

賴：啓稟殿下，兩天内恐怕——

石：嗯？……

英：賴將軍！（使眼色。）

賴：是！殿下！（將下場。）

聲：楊輔清將軍到！

（楊輔清上。）

楊輔清：（跪）啓稟殿下：甯國城內安頓停當了。請殿下啓程進京，早日爲國伯母和家兄復

仇！

石：賴指使！馬上傳令起行！

賴：是，遵令！

（參護李升奔上。）

李：啓稟殿下：殿右二十指揮李以文將軍率領大軍十萬到了甯國，已經在城外安營了。（下）

石：呀？……李有文來了？……難道？……

劉：據京裏來人說北王曾經派人傳了密令給他。

石：做什麼？

劉：據說是讓他就近到這兒來——

石：怎樣？

劉：謀害殿下，進京報功。

石：唔！原來如此！他是來擒我石某的？好！——

賴：（暴怒）殿下！讓卑職先去踏破他的大營！

清：殿下請慢！卑職深知李以文將軍爲人忠誠樸實，深明大義！未見得……

英：楊將軍所說極是，殿下應該考慮一下才是。

劉：不過李以文將軍有母親妻子兒女留在天京，已經被北王軟禁了，李將軍即使深明大義恐

怕不敢不奉命了。更何況李以文本是北王部下呢？

石：那還有什麼考慮？賴指使！衝殺過去！

賴：遵令！

（參護李升上）

李：啓稟殿下：殿右二十指揮李以文將軍已經來到營門請求參見。

石：啊？來了？——讓他進來！

賴：殿下！應該先傳各位將軍進帳。李以文如果口出不遜先就將他斬了！

石：（首肯）好。

（李升下。）

（賴裕新召兩廂參護及翼王八部將上。）

衆：參見殿下。

石：在一邊準備。李以文如果提到韋昌輝半個字命令，就斬了他祭旗！

衆：是！

（李升上。）

李：李以文將軍到！

（李以文上。）

李以文：（跪見）翼王五千歲千歲千千歲！

石：李將軍，聽說你率領十萬大軍前來，有什麼公幹麼？

文：（出函呈上。）這是北王密令，請殿下過目。

石：我知道了。李將軍你既受有北王密令，就該暗地裏擒拿我石某去獻功！爲什麼倒明目張

胆地前來見我？難道要我石某束手就擒麼？（顧右左）拿下！

賴：拿下去斬了——

（衆將拔劍。）

文：（大驚）殿下！你也是那末心地徧狹，要殺盡天下韋黨麼？

石：（止左右）你是什麼意思？

文：卑職隸屬北王麾下，但不是北王私臣家奴！難道北王謀亂，部下就該同罪麼？殿下起兵靖難，既爲太平天國平內亂，難道北王部下，必須斬盡殺絕麼？北王部下，就不能前來共同靖難麼？

石：（驚）你是來靖難動王的？

文：自從東王遇害，天京內鬪，真是全國騷動！太平天國危在且夕了！可是卑職人微言輕，

不敢輕舉妄動。如今聽得殿下發兵靖難，天下響應，卑職不辭千里投奔前來。一來因爲殿下以仁義待天下，敢來投効，以供驅使；二來北王僞命，已經拒絕，特來剖陳肺腑，共同靖難。

石：（疑慮未定）唔！李將軍你？——！

文：（怫然）殿下！看你的神色驚疑不定，莫非對卑職不能相信麼？

石：哦，李將軍，不過……

文：那末殿下，猜疑足以敗事。卑職只好領兵回去了！（欲行。）

石：（急止）李將軍！請停步！我是聽說令堂大人已經被北王……

文：（聲淚俱下）殿下！正因爲卑職上有老母，下有妻兒，才能深知殿下全家遭難的悲痛！

但殿下一生以仁義對天下，卑職雖有老母妻兒被質在京，也不能奉北王僞命，做出不仁

不義的事，讓天下人唾罵！……

石：（慌忙下座）李將軍！恕我無禮！你真是天下忠義之士！天朝有你這樣後起之秀，太平

天國是不會滅亡了！

文：殿下過獎了，卑職愧不敢言！

劉：（大喜）李將軍！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你了！

賴：李將軍！我是個粗人！請你恕罪！

清：以文，我知道你是深明大義的！

石：將軍的十萬大軍，可以立刻起程麼？

文：敬聽殿下指揮！

石：（大喜）賴指使！傳令下去：大軍起行！

賴：遵令。（下）

石：李將軍！（挽其手）我和你並馬進京！

（鼓聲大起，號角齊鳴。）

（石挽李欲下，衆隨行。）

（忽地大砲三響。鼓號聲息。）

石：（驚止）什麼事？

（賴裕新奔上）

賴：啓稟殿下！天使到！

石：（驚）天使到？——哼！天王要下詔旨給我麼？北王殘殺東王的時候，何以不見詔旨？

北王殘殺我老母幼兒的時候，又何以不見詔旨？我離開天京一個月了！今天見我發兵靖難，却來了詔旨！……你去對天使說：我馬上到天京面見天王，詔旨不必接了！

賴：是。

劉：殿下！此事應該慎重！

文：殿下，天王的詔旨，應該接了爲是。……

（一語末了，外邊連報：「天使駕到！」）

（天使上。除翼王外均跪接。）

天使：翼王殿下！天王的詔旨已到帳外，請殿下接旨。

石：天使！天王詔旨裏有什麼言語，請先對我說了，再去迎接不遲。

天使：殿下！這個……

石：否則不能奉旨，請天使莫怪！

天使：殿下請息怒。天王自從北王殺害東王以及殿下全家以後，非常震怒。但因殿下出京，朝中無人，致令北王猖獗多日。未能伏誅！現在滿朝文武，奉天王詔旨，齊心協力，

已經將北王明正典刑了！……

石：什麼？北王已經正法了？當真麼？

天使：天王並且命令傳旨甯國。如今北王韋昌輝的首級就在殿下大帳外！

石：哦！……

天使：天王旨意要殿下即日進京，代理東王，輔佐朝政。

石：（驚）哦？……

天使：天王並令面達殿下：現今朝中無人，靖難大兵，暫留甯國，先請殿下立刻進京！

石：哦，天使！請先行一步。我馬上接旨。

天：是。（下）

石：賴指使排隊迎接天王詔旨！

賴：是。（下）

石：輔清，楊將軍，預備香花菓品，和韋昌輝的首級祭奠東王和家母的在天之靈！

清：是，殿下。

石：李將軍和各位將軍率領大兵，暫留甯國，劉丞相，賴指使二位跟同我立刻進京。

衆：是。

（鐘鼓齊鳴。）

聲：（愈來愈近。）天王詔旨到！

聲：天王詔旨到，天王詔旨到！……

（翼王及衆將跪下。）

過場

第一景

數日後。

天京，天王宮前。

（翼王偕賴裕新，劉承芳跪在宮前。）

石：小弟石達開跪請朝見我天王萬歲萬歲萬歲萬歲！

聲：天王有旨，不必朝見。翼王石達開，發兵靖難，勞苦功高！晉封爲一等王。故東王弟楊

輔清晉封輔王，殿右二十指揮李以文晉授地官副丞相。同留天京，共輔朝政。所有靖難

大軍，着卽各回原防，不必進京。欽此！

石：謝旨！（起驚）唔？……

第二景

又若干日後。

景同前。

（翼王偕賴裕新劉承芳跪在宮前。）

石：小弟石達開跪請朝見天王萬歲萬歲萬歲萬歲！

聲：天王有旨：不必朝見！所有朝政可與國兄安王洪仁發福王洪仁達會商可也。欽此！

石：（大驚。起。）呀！天王是什麼意思？（退。）

第三景

又數日後。

景同前。

（翼王偕劉承芳，賴裕新在朝門前。）

石：小弟石達開請見天王萬歲萬歲萬歲萬歲！

聲：天王有旨：如有啓奏，可先與國兄安王洪仁發，福王洪仁達商議可也。此後如無詔旨，

不許朝見！欽此！

石：（頓足）天王昏庸！讒臣當道！太平天國這就完了！劉丞相，賴指使，走！

劉：殿下！走？

石：殺東王的是天王！殺北王的也是天王！免死狗彘，將來要殺我石某的，也必定是天王！

更何況奸佞滿朝？我能與此輩小人爭短長麼？大丈夫處世：合則留，不合則去，這個腐

儒真是不足與謀了！走！

賴：對！誰受這骯髒氣？殿下！走！

劉：殿下！此事應該慎重才是！

石：天京內闈以來，人心惶惶，羣龍無首。如今君臣猜疑，天朝更不可爲了，還要慎重什

麼？你替我榜告天下：誰願意跟我進兵四川，就會兵安慶——（拂袖而去。）

第四場

若干日後。

安慶，翼王軍中議事廳。

（前來安慶會兵之將領：黃玉崑，陳得才，李復猷，朱洪新，余忠扶，張志功，余明善，孫子安，李定發，王智明，周學福，蔡光遠，吳德孝，陳肇江，黃立明，陳明官等分列左右，或坐或立，靜默無譁。）

聲：翼王五千歲殿下駕到！翼王五千歲殿下駕到，翼王五千歲殿下駕到！……（由遠而近傳來）

（衆將肅立，賴裕新上。）

賴：翼王五千歲殿下駕到！

（衆將跪。翼王由參護八人前導上。）

衆將：翼王五千歲千歲千歲！

石：諸位將軍請起。

賴：啓稟殿下：會兵安慶的諸位將軍都在殿前聽候訓諭。

石：諸位將軍各自帶了多少兵馬前來？

賴：（代答。各將應名起立）衛天侯黃玉崐將軍領來人馬三萬；陳德才指揮，李復獻指揮，各領人馬二萬五千；陳明官檢點領來人馬二萬；黃立英總制，陳麗江總制，余明善總制，張志功總制四位共領人馬六萬；朱洪新，余忠扶，蔡光遠，周學福四位將軍各領到人馬一萬。另外，王智明將軍，李定發將軍，孫子安軍帥，吳德孝軍帥各領一萬，八千人不等。連日殿下本部甯國的隊伍，共有大軍約計四十萬人！

石：（四顧）都到齊了麼？

賴：殿下本部人馬，由劉丞相前去甯國率領。剛才探馬回報，劉丞相和韓姑娘率領大軍，已到安慶境地，立刻可到。

石：可是另外？——

賴：在天京周圍幾省的將軍，大都會兵前來了。

石：（不信任地）沒有缺少了麼？

賴：至今尙未見到的，只有李以文將軍，楊輔清將軍，陳玉成將軍三位。

石：（驚）唔！……

（寂然久之）

石：諸位將軍！

衆將：（肅立）殿下。

石：請！

衆將：（就座。就位立。）……

石：諸位將軍：太平天國定鼎天京以後，北伐燕京，西征贛皖，上取武昌，下略揚鎮，太平一統，本是指日可待的，却不料北王稱難，東王被害。兄弟鬩牆，同類相殘！仇殺報復，相尋不已！弄得天朝分崩離析，國亡無日！太平天國六年來的基業，行將毀於一旦了！而天王，昏庸懦弱，既不能彌禍患於未發，又不能平內亂於事後。遂令諸位將軍，羣龍無首，傍從歧途！如何更遠君子，親小人，大封洪氏兄弟。遂致讒臣當道，忠言逆耳！當初以爲東王驕橫，除去東王，北王更驕橫千倍；北王伏誅，更有千百個北王佈滿朝廷！像這樣主下昏昧，朝臣奸佞，爲人臣者已經無所適從！更況殺東王斬

北王，均出於天王詔旨；誅滅家族，屠殺臣下，却又不見天王庇護！試問：既下不能自保頭顱，更不能保父母妻子，尙能爲人臣上保朝廷以治天下麼？（頓）再回想當年金田起義，原是要驅除韃虜，恢復漢室。但大事未成中途內闕。今日我們要不能繼承金田初志，完成義舉，則上何以對在天的南王，下何以對百萬的生靈？（頓）但今日，天朝的事已經不可爲了。讒臣執政，宵小弄權，我們又何必以清白之身，再入是非之門？供他人的刀俎呢？（頓）現今四川腹地空虛，而有天險可守。以幾十萬大軍，長驅直入，眞如探囊取物，四川底定，再取雲貴，造成鼎足三分之勢，則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豈不也是爲天國創立基業，爲太平軍保全兵力麼？——各位將軍，以爲怎樣？

黃玉崑：（起立）卑職等自從天京內亂以來，眞是惶惶終日，無所投奔，如今天王又不修朝政，聽信奸讒，眞恐怕是國亡無日了，如今幸得殿下賢明，號召天下。卑職等願意永遠追隨，爲天國戮力！

衆將：（起）卑職願意永遠追隨殿下！

石：那末，各位將軍，我們既然是志在入川，一路上就不必攻城略地，既然要保全兵力，一路上也不必結營對壘，天朝所行制度，一路上也不必一一奉行。但求迅速，可以避實就

虛，繞路而行，早日底定了四川，再作道理。

衆將：是。

石：各位將軍，先請後帳休息，寧國的那部人馬一到，立即起行，但願兩個月後，與諸

飲黃龍！

衆將：（起立）殿下，卑職等暫爲告退了。

（衆將下。）

聲：劉承芳承相到！

石：哦，劉承相到了？

賴：是和韓姑娘率領甯國的人馬回來了。

（承相劉承芳上。）

劉：（跪見）翼王五千歲千歲千千歲！

石：劉承相辛苦了，不必行禮。人馬都到了？

劉：啓稟殿下：甯國人馬全部到此，馬尙書韓姑娘馬上就來叩見殿下。

石：（驚）馬尙書？

劉：殿下前月在京，不是曾令卑職下一道訓諭升任馬德良爲翼殿戶部尙書麼？

石：（恍然，大驚）哦！那末韓姑娘——

劉：卑職此次回到甯國，因爲大軍卽將遠行，已經遵諭讓馬尙書和韓姑娘成婚了。
石：（愕然）唔……已經成婚了！

劉：當時殿下有命叫卑職辦理，不要再行動問。卑職所以未敢驚動。

石：唔，丞相，你是沒有做錯。

聲：馬德良尙書到，韓姑娘到！

石：唔，唔，劉丞相，叫他們不要——

劉：殿下，您要——？

石：哦，讓他們後帳休息去吧，不要——

劉：但是殿下，他們夫婦一定要來叩謝的。

（馬尙書德良偕韓姑娘上。）

馬：（跪）翼王五千歲千歲千歲千歲！

英：（同跪）……

石：唔，你們回來了？

馬：叩謝殿下大恩大德！

石：旅途勞頓，後帳休息去吧。

馬：謝殿下。（起）

英：（起）謝先生。

（馬韓同下）

賴：（低聲）劉丞相！這是怎麼回事？

劉：（低頭未答）……

聲：李以文，楊輔清二位將軍到！

石：（驚）李以文……

賴：他們趕到了麼？

（李以文，楊輔清奔上。）

文，清：（跪）翼王五千歲千歲千歲千歲！

石：（驚喜）啊！果然是二位將軍！（下座）怎麼到遲了？大軍已經要開拔了！

文：（茫然）哦！殿下……

石：還有陳玉成將軍，沒有同行麼？

文：（轉身跪下）先請殿下恕罪！

石：怎麼？

清：（跪）殿下恕罪，卑職們都是隻身前來，不會帶領兵馬。

石：（大驚）呀……那二位前來有何見教？

清：卑職不敢！

文：卑職等前來爲天下生靈請命！

石：唔？……

（李以文起立，楊繼之起。）

文：殿下和天王金田起義，原是要光復山河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如今定鼎天京，半壁江山，已經重見天日，不幸天宮內亂，東王，北王，燕王相繼殉難，天朝元氣大傷了。如今正彌補之不暇，忽然又聽說殿下要率領大軍，進兵四川，如此一來，不是眼看天京難保，太平天國六年來的基業，全功盡棄了麼？那不僅三百萬太平軍死無葬身之地，全

國生靈，不又將墮入萬劫不復的地獄麼？卑職等所以胆敢冒萬死之罪，兼程奔來，懇請殿下回京。

石：（憤然）你們是替天王來做說客麼？

清：殿下！天王陛下並無詔旨，這是出於卑職等的私意。

石：既不爲天王說客，那末二位將軍如果不能隨我入川，就請自便吧！

文：殿下，卑職並非不來追隨左右，前次殿下召兵請難，軍次甯國，卑職也曾冒死投奔。可是如今時勢不同，前次是拱衛天京，而今是棄京入川。當今天下形勢，天京如心腹，而四川如手足！心腹不保，徒存手足，即使取得四川，又有何用呢？爲太平天國打算，殿下千萬不能入川！

石：李將軍，我都知道！

文：殿下！那末您也知道，您是太平天國最後的柱石了麼？殿下在，則太平天國存，殿下去，則太平天國必亡！只要殿下留在天京卑職等願意生死相隨！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韓寶英上）

石：李將軍，我知道你是個忠義之士。但是你知道天朝的事不可爲了麼？

文：可是殿下，天下事大都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啊！

石：（搖頭）……

文：卑職也深知殿下處境艱苦，但人力可以勝天，殿下，只要您在天京，衆望所歸，天朝的事並不是全然不可爲的！

石：（搖頭）……

文：可是殿下西去，天京成瓦解之局，那天朝的事可真不可爲了！……您試想：太平軍雖統稱三百萬，而能上陣殺敵的，不過一百萬人，五次北伐，去了三四十萬之衆，江西湖北，尚有十餘萬人，殿下再率領四十萬大軍西征，所剩只有一二十萬兵馬，天京不是不
打自破了麼？

石：西征兵馬，都是天王臣下，我石某可不會強令隨行，願去者去，願留者留！

清：但是殿下，天朝的大局將何以了呢？

文：而天下蒼生又如之奈何呢？殿下！

石：二位將軍：天朝的事，我石某留亦亡！去亦亡！與其坐以待斃，倒不如引兵入川，爲天國立基業，將來果能得志於西蜀，還不是爲天朝拓疆土？爲天王樹威德麼？……吾志已

決，不必多說了！

文：（堅毅地）殿下！請你再三思而行！天國安危，在此一舉了！

石：（大怒）難道我是太平天國的罪人麼？

（李以文楊輔清噤不作聲。）

石：二位將軍既不能隨石某入川，請自便吧。

文：（愚直地）卑職不能相隨，請殿下恕罪。

清：殿下！那末卑職們告辭了！

（李以文突轉身直立石前。）

文：殿下！卑職愚魯，請您恕罪！但您是太平天國最後的柱石呀！您去了，太平天國不就完

了麼？殿下……

劉：殿下！李將軍的話，也應該……

石：（怒目）劉丞相！

英：先生，李將軍是爲天國安危着想，您不能——

石：（大聲）你也想回天京圖安樂了麼？那你們可以不留下！

英：先生！（突去）

（沉默）

文：（起）那末，殿下，卑職只好告辭了。（又轉回）殿下！卑職一時愚忠，可以誓諸天日：此次不能追隨殿下入川，只是爲了天朝着想，苟有私圖，神人共誅！

石：（爲之太息）士各有志，我也不勉強你了！你留在天京也好。不過你得當心，將來天王一定會重用你的。但是——

文：殿下，天朝如有使用，卑職只有爲太平天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是不暇計及了。至於殿下此去，——但願早日凱旋歸來！殿下，告辭了！

石：（默然久之）……

賴：殿下，甯國的本部兵馬已到了——

石：（振奮）傳令出去：全軍分爲前後左右中五旗，每旗八萬人，五旗兵馬同時開拔進兵四川！

賴：遵命！（下）

（鼓聲漸起，號角低鳴。）

(黃玉岷等諸將自帳後出。侍立左右。)

(韓寶英與馬德良奔上，跪石前。)

英：先生！

馬：殿下！

石：唔，你們……

馬：卑職不才，無能無德，荷蒙殿下鴻恩，沒齒難忘！卑職惟有一片愚忠！永遠追隨殿下，

以供驅策！

英：先生，學生願隨殿下西征。此去雖粉身碎骨，萬死不辭！

石：(扶二人)請起！

(鼓角齊鳴，聲震天地。)

(諸將列隊出。)

第
四
幕

第一場

太平天國十三年春。黃昏時，雲南東川，翼王軍帳中。

（參護李升立帳門。）

（女使上，向內探頭。）

李：誰？

女：是我，李參護。

李：哦，老姐姐，是你，有事麼！

女：（一面探視）沒有事。

李：老姐姐你手裏是——？

女：（難爲情地）唔，是在補一件破衣裳。

李：（感慨系之）唉，連你們韓姑娘身邊的人，都也穿破衣裳？

女：唉！說衣裳了，自從離開天京，這七年來，人都老成什麼樣子了！——唔，李參護。

你沒見着我們姑娘？

李：韓姑娘。沒有同馬尙書一道去迎接輔王麼？

女：沒有。她剛才還在帳裏，一轉眼不見了。

李：那總在這帳前帳後吧！怕什麼？

女：自然不怕什麼，可是我們姑娘近來……（自覺不妥，收住話尾。）

李：真的，韓姑娘這一兩年怎麼啦？什麼都打不起精神似的。

女：可不是，整天兒痴呆呆的在想着什麼似的，你問她呢，她總說什麼也沒想，可是人越來越瘦，越來越老了！我只怕她生病。

李：韓姑娘可再不能病倒了。如今我們殿下手底下就剩了這幾個人，劉丞相已經病得起不了床了。

女：唉！（欲走）

李：噯，老姐姐，我可問一句閑話麼？

女：什麼，李參護？

李：馬尙書和韓姑娘他們夫妻……可好麼？

女：（驚）你問這幹麼？

李：我本來說是閑話——可好麼？

女：（機械的）很好。

李：韓姑娘對馬尙書呢？

女：也很好。

李：我們殿下對韓姑娘呢？

女：也好。

李：（不解）那韓姑娘是爲了——？

女：（岔開）說不定是爲了國家大事吧，這七年裏頭，打來打去，打了八九個省份，跑了幾萬里路程，幾十員將官都死的死，走的走了，四十萬大軍，也只剩了十幾萬，我們這一路，不够慘了麼？

李：這自然是够慘的了。可是韓姑娘不是那種想不開的人，再說如今已到了雲南，軍隊也還有十幾萬，馬上就可以進四川，也用不着那麼發愁，我總奇怪，韓姑娘的神氣……

女：（急岔開）有什麼奇怪呢，我想大概還是生了病吧！哦，誰來了？劉丞相？哎呀，劉丞

相不是病得很厲害麼？怎麼跑出來。

李：真是他，他不能夠起床呀！……

女：他是到這兒來的！（跑出去）（稍間）

李：（敬禮）劉丞相。

（女使與兵卒扶劉丞相上。）

劉：（語音低弱）你快去找你們韓姑娘，說我特地來找她，有要緊的話跟她說。

女：是，丞相，您坐下，我就去找，（急下）

李：稟丞相，您的病不是很……

劉：（搖手）不要緊。……殿下和幾位將軍都到郊外去了？

李：是的，丞相，都迎接輔王去了。

劉：馬尙書也去了？

李：是的。也去了。

劉：就是韓姑娘一個人沒去？

李：是的！丞相。

劉：你們知道輔王這次爲什麼來的？

李：聽說前年我們在廣西，輔王就來追過我們沒追着，那次來，說是要請我們殿下班師回京。這次該不是這個意思吧！

劉：如果還是請殿下班師，你們願意回去麼？

李：聽說李文將軍如今封了忠王，天王還替他改了個名字，叫李秀成了，天京幹得很好哩！四川打了七八年，既沒打進去，自然是此刻回天京去的好。——可是我們殿下：

……？

劉：唉，（毅然）我要請殿下回去！

李：（驚）丞相！您？

（韓寶英奔上，李升退至帳門。）

英：哎呀！劉丞相！您怎麼起來了，您的病不是……

劉：（興奮地）韓姑娘，你來的好，我的病不要緊，我要和你談幾句話！

英：丞相，您的病太重，還是躺到床上去吧！

劉：不，韓姑娘，我有要緊的話和你說。

英：您是——？

劉：輔王楊輔清將軍不是到了麼？

英：是的，馬上就到。

劉：韓姑娘，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我們請殿下班師回京！

英：（驚）承相，您怎麼？

劉：（興奮地）韓姑娘，我錯了！我深悔當年讓殿下西征了！韓姑娘，我知道，你雖然也跟隨殿下從軍，但你是不能隨意殿下進川的。所以你這幾年來隨時隨地還勸殿下回去。起初，我是不以為然的，但時至今日，我相信你是對的，而我是錯了的。

英：承相，您怎麼說這樣的話？

劉：自從離開天京，七年之間，我們是零落殆盡了，四年前，從湖南寶慶那一次大敗，吳孝德，蔡光遠……一共損失了八員大將，在廣西慶遠，余明善張志功投了滿清，余忠扶朱洪新二位將士陣亡，再加陳麗江將軍投奔忠王，我們幾十員大將，所存無幾了！四十萬大軍，也只剩了十幾萬人，從安慶會兵以來，由江西而浙江，由浙江而福建，又由江西入湖南，進兩廣，再進兩湖，以至貴州，雲南，我們縱橫十餘省，跋涉數萬里，而至今

還未能進得四川，韓姑娘，我身為承相，是罪不可恕了！

英：承相，您不能這末說，這幾年節節敗退，一來是由於我們避實就虛，只圖退讓，倒反而損兵折將了；二來是我們離開天京以後，天朝所行的制度，全都廢棄，也失掉了民心，所以這也並不是完全是西征的過錯。

劉：（苦笑）韓姑娘，你別爲我解嘲了。像我這樣年紀的人，對於自己的功過，是應該明白的了。我對殿下的西征，雖然也並不全以爲然，但我也從不曾勸阻過殿下，而今，我明白了！我們走錯了路了！此刻，我們應該懸崖勒馬，班師回朝，真是亡羊補牢，猶未爲晚，我聽到輔王來；這是一線生機。韓姑娘，我們——我和你去懇請殿下班師回京！

英：（冷然）劉承相，這件事，怕難了！

劉：不，韓姑娘，從前是你一個人勸殿下，如今我們大家——

英：也沒用！

劉：爲什麼？

英：您該懂得殿下的脾氣。

劉：但現在情形不同！

英：那更壞！

劉：（不解）韓姑娘，你？

英：承相，怎麼？

劉：你，爲什麼？

英：我？

劉：你向來都是勸殿下不要入川的，何以——

英：（低頭不語）……

劉：那末韓姑娘，你以爲如今應該進川麼？

英：（搖頭）……

劉：那末，爲什麼不勸殿下呢？

英：（搖頭）……

劉：爲什麼呢？

英：（搖頭）……

劉：（激動地）韓姑娘！你到底是——

英：（忍不住）劉丞相，我和您說了吧：我從此再也不勸殿下一個字了！

劉：（大驚）爲什麼，韓姑娘？

英：（搖頭不語）……

劉：這是爲什麼呢？

英：（仍不語）……

劉：韓姑娘，你可憐我這病久！……

英：（決然）好，我說了吧，丞相。自從安慶會兵以來，我不知對殿下進過多少勸告。但是這七年之間，殿下對我的勸告，幾乎是一次也不會聽從。我勸東，殿下徧向西；我愈勸，殿下愈不聽。在殿下面前，我像是犯罪的人一般！劉丞相，（不禁泣下）如今殿下，簡直不把我當作他的學生了！

劉：哦……自從安慶會兵以後，便如此麼？

英：劉丞相！這件事放在我心裏有了幾年了？

劉：就是你和馬尚書……

英：（一驚）……

劉：（頹然）哦，我想起了，我還做錯了一件事！……

英：什麼？

劉：你和馬尙書……

英：（急）哦，丞相，你沒有做錯什麼，你沒有做錯什麼！……可是我如今再也不能勸殿下
一個字了！丞相，你原諒我！

劉：（失望地）哦！……（倒在椅上）

英：（驚）劉丞相，劉丞相！

劉：（勉強）沒什麼，韓姑娘，不過有點頭昏。

英：哪末您！

（聲音由遠及近，報道：「輔王殿下駕到……」）

李：輔王殿下駕到！

（翼王挽輔王楊輔清手入。馬德良，黃玉崑，陳得才，李復猷，賴裕新，待後，劉承芳，韓寶英李升等跪迎。）

劉，英：迎接輔王殿下！

清：哦，劉丞相，韓姑娘請起！

石：哦！劉丞相，你的病不是很重麼？

劉：卑職特來迎接輔王殿下！

石：輔清！你不辭跋涉，奔波萬里，來到雲南東川這樣小的地方追我，我自然是倒履相迎！
但有一件，不能不先爲奉告。

清：請教殿下是——

石：老弟！你此次如果是奉天王旨意前來，我可不能接待！

清：（驚）哦！……小弟是奉了忠王之命前來，殿下請勿多疑！

石：那末，請坐！

清：謝殿下！

石：老弟這一路辛苦，恕我未能遠接！

清：不敢！小弟是太平十年就出京的，我當時聽說殿下軍次廣西，趕到慶遠，殿下已經拔寨入湘，轉進四川。等小弟趕回天京再到四川，殿下却又引兵貴州，轉入雲南來了。

石：敢問李以文將軍——哦，忠王殿下近來可好麼？

清：謝殿下。自從殿下西征，李維年幸得天王信任，又在安徽招降張洛行，襲得樹數十萬人，六解天京圍兵，踏破江南大營。殺死和春，張國樑。天京形勢遂得轉危爲安。所以天王下旨，爲李將軍改名李秀成，晉封忠王。現今忠王又攻下蘇常，平定浙江，進兵上海！天京一帶，安如磐石，都是忠王李將軍的一手功勞！

石：（驚訝）哦！忠王果然有大將之才！居然爲天朝立下如此勳業，實是難得！可是如今安王，福王，究竟如何了？

清：（默然）……

石：可還是？

清：殿下！國事可就敗壞在他們手裏！如今除了安王福王，又封了邸王洪仁政，干王洪仁玕，這洪氏四王把持朝政，弄權誤國，貪贓枉法，狼狽爲奸，實是天朝的大患？

石：哦！可也不出我意料！可是忠王，難道能與他們相安無事麼？

清：苦就苦在忠王了！如今天朝盡依忠王一人爲干城，洪氏四王却處處掣肘，專事排斥，不以國事爲重。現在會國荼圍天京，左宗棠攻浙江，李鴻章圍蘇常，三路吃緊。忠王內爲朝臣所扼，外爲敵兵所苦，救天京，而蘇杭危急，救蘇杭，而天京呼援！忠王雖疲於奔

命，尙不能爲天王及四王所諒，其處境之苦，實在是難以形容！

石：這也都是意料中事！天朝事終不可爲了！

清：忠王最爲焦急的是蘇常與天京不能兼顧，曾國荃既圍久困天京，李鴻章也想取蘇常，攻鎮江，進窺天朝，忠王日夜尋思，苦無良策。忠王說，假如天朝內有忠義之臣，內憂不足懼；假如天朝外有勁旅，以攻曾國荃之背，則外敵不足怕！

石：（驚）唔！

清：天朝之內憂外患皆不足懼，但求——！

石：輔清！你又是來做說客嗎？

清：（長跪石前）翼王！但求殿下班師回京，天朝必然中興！天下不難平定了！

石：（怒）輔清！你這是做什麼來？

清：自從殿下西征，忠王三次懇奏天王召請殿下班師，現今已經准奏。忠王說：請殿下念在天國危急，班師回朝。朝中有殿下在，則國事轉危爲安；殿下不能班師東下，則曾國荃的妖兵來到則不攻自破！殿下！復興天朝全決於殿下一人了！

石：（大怒）輔王！你既爲天王來做說客，我可恕不接待了！

清：殿下！小弟實在是奉忠王之命而來！

石：奸佞當朝，你還要我再進是非之門麼？你既是奉忠王之命而來，請不必多言了！

劉：（跪）翼王殿下！輔王殿下！

石：劉丞相，你抱病在身，還有什麼事麼？

劉：殿下！卑職身抱重病，勢在垂危。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請殿下接納卑職愚見。

石：輔王請起，（輔清起）丞相也請起。

劉：請殿下容納，卑職再起。

石：究竟所爲何事呢？

劉：卑職聽說輔王來請殿下班師回京，這是援救天京，重興天朝的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天京局勢，得忠王數年經營，已經轉危爲安。今日殿下一旦能班師東下，曾國荃之兵必退，當年天朝的隆盛，可以重見了！今日殿下陳兵，川滇之間，而蜀道險阻，進退不易；鍾鄧之功，不可倖得，何如轉兵東指，順流而下，重振天國，豈不是好麼？

石：丞相！你的病勢很重，我不忍深責你了！

劉：殿下！卑職生性拘謹，從不敢直言勸阻！但今日進川，險阻太多！心所謂危，不得不

說！諸葛一生惟謹慎！殿下！卑職死在旦夕了！這怕是臨終一句忠言了！請殿下千萬不要入川，即日班師東下吧！

石：丞相，請回去養病！不許再說了！

黃：但是殿下，劉丞相所說的很是。

陳：請殿下採納了吧！

清：（再跪）殿下！請您準許忠王的請求！

李復猷：輔王既然來了，殿下就班師吧！

馬：殿下！蜀道難行，還是回天京的好。

賴：殿下！四川打了七八年，既沒打進去，就回天京吧！

石：（大怒）誰願意回天京的，可請自便，決不強留！即使各位將軍棄我而去，即使衆叛親

離，我石某單槍匹馬，也得殺進四川去！誰回天京？請說！

（黃，陳，賴，馬及李復猷均跪下。）

劉：（起）殿下，卑職是回不了天京的，但這兩根朽骨，怕也不能追隨殿下進川了。（扶兵卒下。）

(楊輔清起。)

(惟韓寶英靜立不語。)

石：你們？

黃：殿下！卑職們決不是想回天京！

馬：殿下請息怒！

賴：殿下！卑職說話，決沒有一毫私心！

黃：如果殿下決志入川，卑職們也立志追隨！死而無怨！

石：(看韓寶英一眼。)
那末，諸位請起！

幕

第二場

後二日。

翼王軍帳外，遠山如畫。

（韓實英臨風而立，極目遠眺。）

（久之。馬德良上。）

馬：寶英！

英：（驚）哦！德良。有事麼？

馬：外間風大呀！

英：不要緊，我心裏鬱悶得很！

馬：（驚）莫非病了麼？別再受了感冒！

英：（感激地。）哦！德良，我沒病！

馬：那你怎麼了？

英：這兩天你心中不覺難過麼？

馬：哦，輔王今天要走了！

英：也是不得不走了！但今天就走麼？

馬：輔王說得唇焦舌爛，我們殿下只是不理。輔王沒有辦法，他立刻就要走。哦，殿下那兒

去了？

英：向那邊去了。

馬：有事麼？

英：不知道。但精神可不大好！

馬：實英！你爲何不勸勸殿下呢？

英：（注視馬）可是有用麼？

馬：從前你對殿下講話，不都是言聽計從的麼？

英：哦，那是從前了。——德良，你想回天京麼？

馬：唉！……大家不都是——？

英：（稍間）德良，你後悔麼？

馬：（驚）寶英，你爲何問出這樣話來？

英：你真一點不後悔麼？

馬：你是指的什麼說呢？

英：噯……比如，你和我——奔波萬里，辛苦勞碌，你不覺得？——

馬：殿下的大德，和你的恩情，都是此生難報的！我——

英：德良！你怎麼這樣說呢？

馬：即使到來生來世，我也要結銜環的！那裏還會後悔呢？

英：（感動）德良！那我們就隨着殿下入川吧！

馬：任何險阻，亦所不辭。寶英，你放心！

英：（點頭）

馬：哦，寶英，劉丞相病重不起，勢在垂危了，你知道麼？

英：（驚。）哦……：昨天他很難過！……

馬：我們去看看他的病吧。

英：好，（欲起立）我們該去探望他。他病重了，殿下也許——哦，德良，你先去帳中稍等

我一下，我馬上就來。

馬：爲什麼？

英：我心裏還有點鬱悶，讓我坐一會就來。

馬：那我先去了，快來吧！（下）

（韓獨坐沉思，久之，忽聞人聲，趨避。）

（翼王上。踽踽獨行，徘徊帳外。初則低吟，繼而仰天長嘯。）

石：（悲吟。）——

吳山立馬十年豪，

撐柱青天一杵高。

今日雄心銷欲盡，

夕陽紅上赫連刀。

——石達開：失題。

（韓寶英重上。）

英：（低沉，）先生！帳外風大，您應該爲國珍重！

石：（驚。）哦！竇英，是你？

英：學生在這兒很久了。

石：唔。你也在外面？——風不也很大麼？

英：哦！學生是在這兒——

石：有事麼？

英：不，先生。

石：在想什麼嗎？

英：沒想什麼，先生。

石：（驚疑。）唔？

英：先生，憂患傷人！您還要進四川去的，應該多多保重才是。

石：謝謝你。但我並無憂患。

英：您！剛才——

石：哦！……只是想起我的左右，沒有一個知己罷了！否則，前天在輔王面前何以大家都

英：大家——？

石：（忽然想起。）哦，寶英！這次輔王來，何以獨獨不見你講話？

英：哦！……學生，在安慶大軍起行的時候，已經向先生講過了。

石：（不解。）唔？

英：當時學生既說過：隨先生西征，雖粉身碎骨，萬死不辭。今日惟有生死相隨，何必多言呢？

石：（感動。）哦！寶英！……

英：先生？

石：你才是我的知己！

英：（惶惑，）哦！先生！

（賴裕新奔上。）

賴：啓稟殿下：劉丞相在後帳病故昇天了！

石：（大驚）呀！……

賴：（垂淚。）劉丞相和卑職一同跟隨殿下二十年，如今他——！

英：（自語的）又拆了一個！……

石：（悲傷，）這難道也是天意麼？……劉承相臨終可有什麼？——

賴：劉承相臨終時還是說，請殿下——（不敢說）

石：唔！……賴指使，劉承相遺體請用厚禮殮殮，我馬上親來吊祭。

賴：是。（下）

（沉默）

石：（熟思之後）賣英！

英：先生，什麼？

石：我忽然之間，有了一個打算，但不知你能了解我的用心不？

英：先生是什麼打算？

石：這幾年來，我的心境不佳，所以對你很覺——

英：先生到底是——

石：我此刻打算送你們回天京去。

英：（大驚）先生是什麼意思？

石：（誠懇地）寶英此次入川，蜀道崎嶇，成敗既未可知，你更不堪跋涉之苦。現今輔王回

京，你們正好一路同行，我也更可放心。寶英，你要能深諒我心，你今天就與德良跟同

輔王一路動身！——寶英，你能明白麼？

英：（稍間。）學生很明白先生的仁者之心！

石：那你——

英：但學生決不二個人回天京的！

石：當年在安慶時候，你不是勸我——？

英：那是想請先生回京！

石：你應該爲自己保重！

英：先生！學生之志已決！

石：可是寶英，德良生性懦弱，不該讓他——

英：德良也誓死追隨先生！

石：寶英！你既說仁者之心，則「仁者愛人」，我不能讓你們入蠻荒之地，冒生死之險！

英：（決然。）先生一生以仁義待人，就不讓學生守一個義字麼？

石……？……

英：學生如今不敢再說「感恩圖報」了！但請准許學生，守這一點信義！

石：可是——

英：學生頭可斷，身可殺，此志不可移了！

石：（默然久之）唉！……好吧，竇英！

英：謝先生！

石：其實此後諸位將軍都要遠征，我的身邊也只有你了！

英：諸位將軍要——？

（輔王楊輔清上，賴裕新，馬德良，黃玉崑，陳得才，李復猷，隨上。）

清：哦！原來殿下在此！

英：輔王殿下！

石：輔清，怎麼？

清：殿下，小弟特來告辭！

石：輔清！以私情說，不能再勾留數日麼？

清：殿下，曾國荃與李鴻章怕不能讓忠王安枕了！小弟不敢多留。

石：輔清，我對忠王的歉仄之心，實非言辭所能表達的。只請你多多拜上忠王了！說我如今

兵羸馬瘦，即使班師，也是無濟於事！

賴：輔王殿下！你回天京，務請替卑職向忠王請安！

黃：忠王殿下面前，多請輔王殿下致意了。

馬、英：請問安忠王殿下？

陳、李：叩請忠王萬福！

清：謝殿下！謝馬尙書，韓姑娘！謝各位將軍！輔清就此告辭了！

石：且慢，輔清！（挽其手。）請你再致意忠王：我石某苟能得志於川滇黔陝，張太平旌

旗，樹天國威德。那時忠王殿下如有呼喚，我決當回戈東指，直趨天京的！

清：（行禮。）那就拜謝殿下恩德了！

石：輔清！珍重了！

清：謝殿下！諸位告辭了！

（輔轉身下！蹄聲起，疾馳而去。）

(衆引領東望。)

賴：去遠了！……

石：(突轉身)各位將軍！

衆：(肅立)殿下！

石：諸位將軍！自從安慶會兵以來，承諸位相隨，馳驅疆場，縱橫七八省，歷時六七年，大小數百餘戰！而不能得一區區的四川，這是我石某的恥辱！(頓。)可是現今終於到了這川滇邊境的東川，四川在望了！今日如果再不一鼓入川，尙有何面目重回天京，去見我們廣西的老兄弟？(頓。)所以如今既陳兵川邊，是志在必得！勝敗存亡，在此一舉了！——諸位將軍！爲天國，爲石某，請決此最後一戰！

黃：李，陳，賴，卑職願爲殿下誓死効力！

石：那麼馬上起兵！

黃：請示殿下：是從那一路進川呢？

石：大軍打算由甯遠北上，渡大渡河，入天全雅州，直撲成都！

黃：殿下，聽說大渡河天險難渡！若由甯遠前進，那必定經過越嶲，冕甯大路。這一路要隘

很多，恐怕敵人有重兵駐守，勢難通過罷？

石：（笑）黃將軍顧慮的很是！但我如今以萬兩黃金賂了松林地的各位土司，他們派了土司田千戶，率領二百個嚮導，前來引路，可以不走越巂冕甯大路，而引我西繞土司轄境，從小路越松林小河，直入紫打地，由化坪林偷渡大渡河，等到越巂冕甯大路上的敵人發覺，我們已經渡河向東，直奔成都了！

黃：（驚喜。）哦！殿下計劃得甚是周密。但是，如今我們尚有十六萬大軍，若走小路，糧草運輸，恐怕——

石：（大笑。）我如果以十六萬大軍深入山地，自然是危險萬分！但我另有打算——。

陳。李：殿下還有打算？

石：如今將十六萬大軍分做四旗：每旗四萬人；陳得才將軍領一旗人先由甯遠入川，一路上但求急行，繞到成都北面，引得敵向北追趕，你便可攔入陝西去，和捻黨結合，李復猷將軍，你領一旗人由宣威，進兵貴州，向東北疾進，使得川南一帶吃緊，引得川南軍隊向南追趕，你便可乘機回入湖南，黃玉崑將軍，你再領一旗人，由老鴉灘入川，再攻敘州，然後沿江而下，直趨重慶！引得川中軍隊，向東追趕，你便可退入湖北施南。如

此，川中三路吃緊，成都空虛！然後我和賴裕新將軍親率四萬人渡大渡河，殺奔成都，那不是垂手可得麼？

衆：（驚服）哦！

黃：殿下真是萬全之策！

石：奠定成都之後，三位將軍馬上再從陝西，湖南，湖北，三路入川，我再分兵三路接應，那不消一月全川都可底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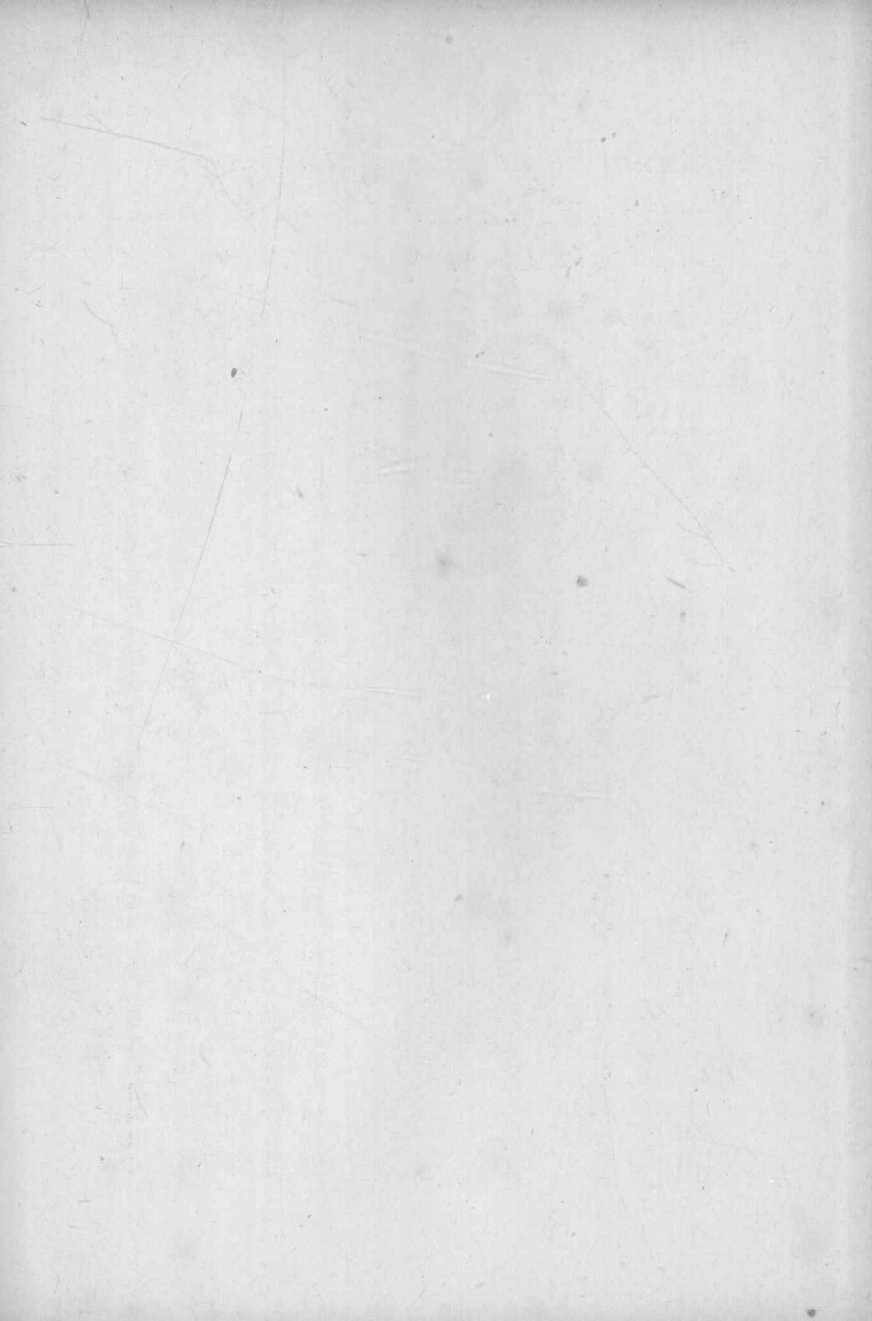
馬：殿下妙算如神！

陳：（驚喜）那麼殿下：何日出兵呢？

李復猷：（同時）今天就開拔麼？

石：我們馬上前去吊祭劉丞相。今天就三路出兵！

四幕完



第五幕

第一場

太平天國十三年四月，某日。

大渡河邊。飛岸懸崖，壁立千尺。

（翼王與韓寶英，馬德良佇立山頭，眺望對岸，四參護侍立。）

石：（指山下）這就是所謂天險難渡的大渡河！

英：哦！兩岸峭壁懸崖，河中驚濤驅浪！真是天險！

馬：（驚訝）呀！如果不是追隨殿下親身目見，真以為這不是人力所能渡過的。

石：即使是再驚險百倍，我也要渡過它！

英：先生，大渡河再向上游去，不是還有盧定橋可渡麼？

石：若走盧定大道，既路遠，又費時，而駱秉章督川，安能不以重兵駐守呢。

英：可是敵人如果以大兵駐紮對岸——

石：（笑）不必駐以大兵了，但有數千之衆，我們就難以飛渡了！可是，正因為此路敵人無

備，我才冒險深入的！

英：（思慮）哦。

石：敵人如果有備，不說渡河艱難，就是這紫打地也難以進駐的！（回指）你看這剛才的來路，上面是崇山峻嶺，下面是萬丈懸崖，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過的天塹！

英：（驚）假如——！

石：（不以爲然）土司受了我的賄賂，才領我走這條捷徑，越嶠，冕甯大路上雖有嶺承恩的大兵駐守，但等他知道我由小路抄入，我可早渡了河了，如今大渡河又水淺易渡，真是天意助我！寶英，船筏造成，渡河而東，過天全，榮經，雅州，多則五日，少則三日，便可直撲成都了！

馬：（喜）哦！聽說四川是天府之國，三五天便可到了麼？

石：黃玉崑，陳得才，李復猷的各路大兵既已分入川黔陝西，川中空虛，可以一鼓而下成都。
英：先生七年來入川的壯舉成功了！但軍貴神速，先生，今天可以渡河了麼？

石：賴指使在督造船筏，船筏造好，立刻渡河！

英：船筏今天可以造好麼？

石：今天——哦，賴指使來了。

（賴裕新由山下河邊上。）

賴：啓稟殿下：——

石：船筏可曾造好？

賴：五十隻大船筏全都造好，請示殿下：什麼時候渡河！

石：立刻就渡！

賴：殿下！此刻已經過午了。——

石：事不宜遲，傳令下去：快渡！

賴：是。——殿下，那二百個蠻子——

石：你是說那二百個嚮導麼？

賴：請示殿下：這二百嚮導是讓他們先渡，還是隨同殿下後渡？

石：叫那土司田千戶率領，讓他們先渡。——哦，那土司田千戶在麼？

賴：在。

石：你就替我傳令給他。

賴：是。(下)

石：寶英，你們先去帳中休息片刻，準備渡河吧。

馬：殿下也應該稍息一下了。

石：(笑)等攻下成都，平定全川。那時節我陪你尋薛濤井，訪武侯祠，再作休息吧。

英：謝先生。那我先回帳中了。

(韓寶英，馬德良下。)

(鼓聲漸起。)

(參護李升上。)

李：啓稟殿下！土司田千戶求見殿下。

石：有事麼？

李：說有要事回稟。

石：讓他進來。

李：是。(下)

李聲：土司田千戶參見殿下！

(土司田千戶着滿清裝上。)

田千戶：(跪)翼王五千歲千歲千千歲！

石：千戶請起。有什麼事麼？

田：殿下，您已經傳令渡河了麼？

石：嗯。你快領那二百嚮導先渡。

田：是。但小人有一句話奉覆。

石：唔。你說。

田：殿下，按理小的奉命嚮導，不該講話，但殿下對小的們厚恩，有了意思，不敢不稟。

石：你說吧。

田：殿下大軍四萬人，全天能全數渡河麼？

石：還有明天。

(鼓聲大起。)

田：這是干係軍機大事，小的不敢講話。可是今天過了午很久了，渡到天黑，不過渡上萬把人。明天渡呢，一整天也可以渡完。何不明天一起渡呢？

石：你不知我的道理，不要多說。

田：是，小的不敢多說，不過這萬把人先渡過河，萬一有了事——

石：（狐疑）有了事？

田：比如說，萬一滿洲軍隊開到呢？

石：你知道對岸有軍隊麼？

田：小的不知道，是說萬一的話。

石：那渡過河的軍隊正可抵擋。不要多說。

田：是。

石：你好好的嚮導我的隊伍，到了成都，再重重的賞你！下去吧。

田：是，謝殿下。不過——

石：不要再說了。——但我問你，早晨從雅州起身，什麼時辰可到對岸？

田：（狡黠地）殿下是打算——？

石：你別管！

田：（想了一下）噫，要未時左右才能到。

石：好，下去吧！

田：是。（下）

石：（籌思。忽然：）李升！

李：（上）有。

石：快去傳令：鳴鑼收兵，停止渡河！

李：是。（下）

（鑼聲起，鼓聲息。）

石：（回顧參護。）回帳！（欲下）

（韓寶英奔上，繼之馬德良。）

英：先生！軍隊業已渡河，何以忽然鳴鑼停渡！

馬：殿下何故變計？

石：今天既不能渡完，明天再渡！

（賴裕新奔上。）

賴：殿下！爲何又鳴鑼不渡了？

石：此刻已經未初，假如未時左右對岸猝然來了敵人，在我半渡中出擊，豈不是太危險麼？
賴：明天還不一樣麼，殿下？

石：今晚早早息營，明晨五鼓開渡，不到未時，已經渡盡了。

英：先生早一日渡河，豈不是早一日到成都麼？

石：竇英，我豈不更加心急？但明日橫豎只能渡河，不能行軍了。而劉丞相臨終不勸我麼？
諸葛一生惟謹慎，如今眼見入川了，千萬不可大意，致令功虧一簣呀？

馬：殿下說的是。

石：竇英，德良，裕新，成都有望了，且去帳中痛飲三杯！

第二場

當日夜晚。

翼王軍帳中一角，帳外可見對岸山影。

（翼王與韓寶英馬德良坐燈下，時方酒後。）

石……候我把全川底定，便着手政事了：當年在江西安徽一帶，以軍事倥傯，尙未能納政事於正軌。……

馬：殿下在治理皖贛二省時，百姓安居樂業，已經是頌聲載道了。

石：那只是治亂世的一時之計，但求安樂而已。禮記有一段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才是大同之治！也是我夢寐以求之的太平之世！

英：可是先生，這和兩王所說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以及那

「天朝田賦制度」，不是有點兩樣麼？

石：唔。這本來是有兩樣的。

英：（驚）哦！……

石：南王和東王的辦法，都是太過了一點。

馬：是的，殿下才是中庸之道。

石：給我個三年五載的功夫，我一定要把四川先治成個大同之世？

馬：那就好了！

石：等四川治好，再及於雲貴；雲貴既定，則可以進取中原了。那時節天京方面如尚有可

爲——！

英：哦，先生！今天我可問您一句話麼？

石：什麼？

英：三月裏在雲南東川，輔王來的時節，您說假如平定了四川，便可以回戈東指，直趨天

京。您這話當真麼？

石：哦，你問這舊話做甚？

英：您沒聽到天京傳來的消息很壞嗎？

石：怎樣？

英：曾國荃圍兵已經攻陷天京雨花台一帶，李鴻章用洋人的常勝軍以洋槍進攻蘇州危急。忠王首尾難顧，疲於奔命，天京形勢岌岌可危了！

石：（黯然）哦！……

英：先生，明日取了成都，川局粗定，你可能早日領兵東下，援救天京麼？

石：只要四川能下，黃玉崑三位將軍回兵成都，軍威再振，我爲了忠王，是打算去援救天京的。

英：先生，這就是太平天國之福了！

（鑼敲三更。）

馬：哦，三更了！殿下可以安息了。

英：（起身）先生應該早息，明早要渡河哩。

石：好吧！等到成都，再和你們——

馬：呀！這是什麼聲音？

（波濤奔騰之聲入耳。）

石：（驚）這是水聲！

英：水聲？

石：難道是大渡河水漲了麼？

馬：（驚）那不是不能渡河了？

石：再聽！

（水聲澎湃，有如怒吼。）

石：呀！

（賴裕新奔上。）

賴：啓稟殿下，山洪暴發，大渡河水陡漲三丈，船筏恐怕不能渡過了！

石：（鎮定）既是山水暴發，過一兩天總可以落下去的，不用驚慌！

馬：可是……

英：（止之）不過遲一兩天罷了。

馬：哎呀，對岸又是什麼？

（對岸山上火光點點如豆，蜿蜒如舞蛇，順坡而下。）

英：這是火把？

馬：是人？

石：（驚叫）難道敵人到了對岸？——田千戶那裏去了！

（賴裕新奔下，參護李升奔上）

李：殿下，敵人到了對岸！

石：呀！

李：是駱秉章派來土司的兵馬，領兵的是土千戶王應元。

石：前有阻兵，沒有險要隘口，如不退兵，將陷於絕地了！（浩歎）嗨！幾年來苦心計劃，

難道又要廢於一旦麼？——退，退出後面山口！

（賴裕新奔上。）

石：田千戶呢？

賴：不見了！——

石：（驚叫）呀！

賴：這是一個奸細，越嵩，冕甯大路上的嶺承恩軍隊，已從後面追來，搶了山口！砍倒千年大樹，斷了後路糧道了，殿下！

石……

賴：土司都被賂秉章買通了！

石：（大叫）我被土司賣了！

（一時默然。）

石：（狂叫）天！前阻大河，後斷糧道，進退無路，難道我真走進絕地了麼？

英：先生！

賴：殿下！

馬：殿下！

石：四路派人去，把田千戶抓回來！再把二百名嚮導綁了！明天一起斬首祭旗，我偏要渡河！

第三場

次日。

景同第一場。

(水聲湍急。)

(四參護侍立)

(山頭置戰鼓)

(韓寶英，馬德良分左右上。)

馬：寶英，你不用過去。

英：殿下呢？

馬：殿下在那裏預備將士司嚮導斬首祭旗。

英：殿下還是那麼暴怒麼？

馬：殿下狂怒而來，真是如雷如霆，簡直不敢親近。

英：難道！……我去看一下。

馬：寶英，你別去吧。

英：怎麼？

馬：二百個土司派來的嚮道。都綁在那裏了，等候將田千戶綁來，就要開刀斬首了。

英：田千戶逮到了沒有？

馬：賴指使已經將他逮到了，馬上就要綁過來斬首。寶英，你別過去了，可怕得很！

英：可是殿下——！

馬：殿下要我對你說，就在此地等他。殿下祭了旗就要渡河，你別去吧。

英：就要渡河？大水不是還沒退麼？

馬：殿下連夜又造了五十隻大船筏，今天非要渡河不可！殿下又發下每人一面檣牌，要攻打

對岸的敵兵，寶英，這不太危險了麼？

英：哦，德良，你……

馬：唔？

英：你怕麼？

馬：我不是怕，只是殿下從昨晚起，像變了。

英：怎麼？

馬：殿下一向以仁治人，從來不見他多殺人的。今天要將二百個嚮導和田千戶一起斬首，這不是性情都變了麼？

英：（悲苦）唉！殿下幾年來歷盡坎坷，蹣跚崎嶇！而今又陷於絕境！安得不如此呢？！
可是，德良，你真的不怕麼？

馬：寶英，你呢？

英：我說隨殿下西征，生死早置之度外了。

馬：那我也沒有可怕的。萬一！——殿下對你我的恩德不够深了麼？

英：（安慰言）德良！那就好！殿下現今是想死裏求生，不渡河也沒有辦法了！
（忽地法場那邊傳來吶喝之聲，綿延不絕。）

英：這是……

馬：那二百嚮導要正法了。

（四參護手舉鋼刀，架田千戶掠場疾過。）

英：哎呀！

馬：（背身過去。）……

（吆喝之聲更高。）

（號角大鳴，其聲亦延長不絕。）

（砲聲一嚮，繼之以歡呼。）

（砲聲二嚮，又繼之以歡呼。）

（砲聲三嚮，又繼之以悠長的歡呼。）

（歡呼聲中，大旗手舉翼王大纛急步奔上，植立於戰鼓之旁。旗書「太平天國左軍主將

翼王石」字樣。其上血跡斑斑。）

（稍間，翼王着戰袍，走至旗下。）

（衆急跪迎。）

衆：翼王五千歲千歲千千歲！

（賴裕新及參護三人隨上）

石：賴指使！

賴：有。

石：船筏齊備麼？

賴：啓稟殿下！連今日新造的一共一百隻大船筏俱已齊備。

石：攔牌呢？

賴：每人攔牌一面都已發齊了！

石：兵士呢？

賴：每隻一百人，業已登船筏，現今全都靠在南岸候殿下大令了。

石：兵士都要杖刀挺矛，用攔牌遮身，命令傳過了麼？

賴：命令都傳下去了。

石：一百隻船筏要同時並進，不許一隻落後。

賴：是，殿下！知道了！

石：（授以令旗）傳令：擂鼓渡河！

賴：遵令！（急奔下山頭。）

（鼓手急擊鼓。）

（繼之船筏上衆鼓齊鳴。）

（喊殺之聲遍野）

（槍砲聲起，初尙零落，繼卽密如連珠。）

（槍砲聲與喊殺聲相和。）

（槍砲聲更密，喊聲漸稀。）

（船筏上鼓聲漸歇。）

（鼓手心驚神奪，鼓聲亦稀。）

馬：（驚惶）哎呀！船筏上的人都跌下水了！

英：中了敵人槍砲！

石：（命令）擂鼓！

（鼓手振作。）

（船筏上鼓聲再響，喊殺聲亦起，但均不如前之振作，）

（槍砲聲如故，鼓喊聲又弱。）

（鼓手力竭。）

馬：呀！船筏又翻了！

英：先生，敵人的炮火太厲害了！

石：（怒）插！

（鼓手再振幾下。）

（筏上鼓聲喊聲又起，但未幾又漸歇。）

（但聞槍砲聲。）

（鼓手又衰竭。）

（慘呼之聲可聞。）

馬：殿下！浮屍却蔽滿河面了！

英：先生，傷亡過半了！不能渡河了！

（天色漸見陰沉。）

（參護等到已不忍逼視。）

石：（大怒）擂鼓！

（鼓聲剛起。賴裕新奔上。）

賴：（狂呼）殿下！河水過急，船筏沖翻了！砲火厲害！死傷的太多！不能渡河了！殿下！

（鼓又漸止。）

石：（狂怒）非渡不可！好，我該身先士卒！

（擬向山下奔去。）

賴：（攔跪）殿下，不能渡，萬萬不能渡了！

石：即使身葬大渡河，我也要渡！（欲去）

馬：（哀求）殿下！

英：先生！

賴：（再攔跪）殿下一定要渡河，就請保重玉體我賴裕新受殿下鴻恩，無從報答！請讓卑職

代替殿下冒死再渡！（翻身衝下山去。）

（衆人驚愕。）

石：（推開鼓手）讓我！（親自擊鼓。）

（鼓聲復振。）

（喊殺之聲亦起。）

馬：賴指使上了船筏了！

英：呀！已經渡到中流了！

（鼓聲大振。）

（衆正引領注視。）

（槍砲聲大作。）

馬：又是槍砲！

英：哎呀！

馬：不好！

英：（驚叫）呀！賴指使！……

（衆掉首不忍再顧。）

（狂風大作。）

石：（鼓已歇突棄鼓欲下。）我來渡！

英：（撲跪石前攔阻之，哀叫。）先生，不能呀！

馬：（同跪，抱石之腿。）殿下！

衆：（均環跪阻之）殿下！

（參護李升由山下奔上。）

李：啓稟殿下：賴指使陣亡昇天了！船筏大半都沖翻了！

石：（無言）……

（狂風大作。）

石：（哀嘆）裕新，賴指使！

（衆皆仰泣。）

石：（仰天長嘯）天呀！難道天意亡我？天意亡漢麼？（拔劍指天）我要叩問蒼天！

（雷電交加。）

第四場

十餘日後。天氣清明。

大渡河沿岸，老鴉游蕩。翼王軍帳中之一角。帳外有小丘，丘後可見隔岸諸山。

（翼王與馬德良自外入，四參護隨侍。）

（翼王面色和平，馬則頗現焦灼。）

馬：殿下！內無糧草，外無救兵……

石：（止之）竇英那裏去了？

馬：剛才領着參護李升出去了，不知去找什麼。——殿下，馬都被兄弟們宰食完了，桑葉根也都挖盡了……

石：我都知道，德良，——哦，你的家鄉在湖北漢陽，是麼？

馬：是的。殿下！——但是兄弟們如今都餓疲得毫無人色了！

石：唔，——你腿力還強麼？每天能走百里以上嗎？

馬：殿下何以問這些瑣事？——哦！殿下！你到底是怎麼打算呢？

石：德良，別怕。我的打算，大致妥當了。可是德良，萬一大事已去，兵荒馬亂之中，你自己一人，看顧得了寶英麼？

馬：卑職當盡死力看顧她。——不過，殿下！我們四萬大軍如今只剩五千人了！您……

石：德良，我都知道了。——哦，萬一可以領着寶英回到家鄉，德良，你今生今世，但求自耕自食，好好的看顧她罷！

馬：殿下！你爲何——

石：你在這兒候我片刻，寶英來，也別走開，我有話和你們說。

（翼王下與參護下。）

馬：（疑慮）殿下這是？——

（韓寶英率參護李升上。）

英：哦！德良，你正在這兒。殿下呢？

馬：剛進後帳去。

英：李參護，就請去準備那些物件罷。

李：是，韓娘姑！

英：當心，先別讓殿下看見。

李：知道。韓姑娘。（向後帳下。）

馬：寶英，你在忙什麼？

英：德良！（注視之）你……

馬：什麼，寶英？

英：我想和你說幾句話。

馬：唔？

英：事到如今，我們前不能渡，後不能退，四五千人是陷於絕境了。既然是戰亦亡，不戰亦亡，則不如拚死一戰了！可是德良，你——！

馬：我怎樣——？

英：你可是個文弱書生！

馬：（振奮）寶英，時至今日，終不能屈辱偷生，我還是個堂堂男子！如果與敵人拚死一戰，寶英，我決不做個懦夫！

英：（感動）德良！

馬：况且，殿下的大德，你的恩情，都是終身難報的，寶英，我想過了：殿下如果讓我們衝出去，我決拚命力戰，一死以報。……不過寶英，你呢？

英：好，德良。人生應該珍重的，只是一死！我們都能死得其所，是可以無憾了！至於我自己我能照顧。德良，你不用担心。倒是對你，德良——（略現哽咽。）

馬：怎麼？寶英，我担心的還是你！……

英：不，德良！我此生如果有愧對你的地方，請你深諒了我吧！

馬：（驚）寶英！你何以說這樣的話？

英：（強笑）德良，我只是說說罷了。——哦，殿下來了！德良！（深情地。）你自己珍重了！

馬：（驚）寶英！……

（翼王率四參護自後帳出。翼王卸戰袍佩劍，易朝服。）

英：先生！

石：寶英，你回來了。

英：噫！先生爲何卸了戰袍？

石：我要去拜見駱秉章。

馬：駱秉章？

石：他如今是四川總督，我要去向他說以仁義，爲我五千士卒請命。

英：先生，這如何能够？

石：如今進退無路，糧盡援絕。士卒都饑餓垂斃，不堪再戰了，戰則只是徒去送死吧了。

英：先生，士卒都願意決死一戰！戰亦亡，不戰亦亡，何不死中求生呢？

石：不！——如今戰則斷無生理！被圍以來，三萬餘人都慘遭戰死。我已經自問有愧於良心了。太平軍自命爲仁義之師，今日既斷無倖戰勝之理，而驅使這五千饑餓之兵前去送死，這那裏是仁義之舉呢？我去見駱秉章，他所認爲罪魁禍首的，是我！我去以仁義說他，但請他讓我五千兄弟都生還故鄉，我死，也死而無怨了！

英：先生，你錯了！駱秉章決不會讓我五千士卒生命，而此五千士卒亦決不忍以先生之死而偷生人世的！

四參護：（跪）啓稟殿下，卑職們都甯死不投降！五千兄弟也不會有一人投降，請殿下就率

領卑職們決死一戰罷！

石：各位請起。我石某也是一代英雄，豈肯投降滿虜！我只是前去求我一死，而免五千人慘遭殺戮罷了！

四參護：殿下死，卑職們和五千兄弟也只有自刎而死，決不願生還故鄉！

馬：那末殿下，就請決戰吧！

石：我死不足惜！這五千兄弟是何苦呢？

英：不？先生不能死！五千兄弟也不能偷生，四川內外，尚有十二萬兄弟要先生率領，天京左右，又有百萬大軍要先生營救！先生何能輕生？五千兄弟甯死不投降！這是爲天地留正氣，先生更不能強其偷生人間，爲今之計，先生死而士卒偷生，是爲下策，先生與士卒同死，是爲中策，先生與士卒同求生路才是上策。

石：同求生路，尚有生路可求麼？

馬：（驚）寶英，你的意思？

英：兄弟們都抱破釜沈舟的決死之心！如此決戰，是尚有勝利之望的。而爲先生個人求生路更是容易事了！

（參護李升上。）

李：韓姑娘，都準備妥當了！

英：如今五千士卒應該集結一處，奉先生的大旗向山口進攻，敵人見先生的大旗所在，自然是全力奔赴。而先生可以乘此機會率領李升由小路脫險而出，五千士卒如果再決戰而勝，先生與士卒同生，豈不是上策麼？

石：（怒）寶英，你要我棄衆私逃，讓天下後世罵我不仁不義麼？

英：不！爲了太平天國的生死存亡，並不違背仁義之道！只是如今需要一個與先生面貌相似的人，代替先生率領大軍，讓兄弟不起疑心的才是！

石：（驚）寶英！你更是陷我於不仁不義麼？

英：德良！如今只有你可以代替殿下了！

馬：（驚惶之間）哦！寶英！你是——？

英：先生，我知道您決不答應的；德良，我知道你担心的我。我要請求先生，我要讓你寬心，只有一法了！（引劍自刎。）

（衆大驚，圍奔韓。）

馬：寶英！……

石：寶英！……

李：韓姑娘，你怎麼？

（參護們托住韓寶英。）

英：（斷續低語）先生，爲了太平天國，你該回到天京去！——德良，報殿下的恩，原諒

我！——先生，劍，還給你，殺回天京去！（死）

石：（接劍）哦！寶英！……

馬：（大慟）寶英！我會答應的！你爲何要？……

（參護拾屍下。李升隨下。）

石：（接劍而立，悲痛無聲。）……

馬：（背身而泣）……

（李升捧翼王衣冠上，輕步至馬前。）

（參護上。）

（馬回顧翼王，翼王未覺。）

（李升捧衣冠下，馬隨之輕步下。）

（四參護隨下。）

（大旗手至帳前拔大纛旗隨下。）

（隨之喊殺聲起。）

石：（驚醒）呀？……人？……人呢？……（奔向帳外）德良……德良……

（李升上。）

李：（跪阻）殿下，馬尙書去遠了。

石：去！去！追他回來！

李：殿下！兄弟們都殺出去了！

石：哦！（頹然）也罷！

李：殿下，韓姑娘跟卑職找到一條小路，請殿下更衣，乘此無人的時候，走罷。

石：（轉回帳內）唔。

（李升向後帳下，即捧上便衣一襲）

李：殿下！

石：唔，你放在此地！

李：請殿下就更衣吧！

石：唔，李升，你認得那小路麼？

李：是的，殿下！

石：侍候韓姑娘的女使呢？

李：在殯葬韓姑娘！

石：該引她一道走才是。

李：是的，殿下。

石：你也該去換衣服了。

李：是的，殿下。

石：你自己去換了，領着女使一同向小路走吧。

李：殿下，你自己換衣服呀！

石：你去，我在此等你。

李：是。（下）

石……（捧劍，抹拭之）……哦！英寶！……（低徊久之）……我尚有面目偷生人世麼？寶英，你錯了！……（步出帳外）寶英，我懂得你，但我辜負了你！……太平天國將亡了，但能責備我麼，寶英！……那該問天。哦，天呀！（舉首望天）天意亡我，夫復何言呢？……（拔劍自刎，向小丘後山坡下倒去。）

——第五幕完——

全劇完。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深夜。